

西
臺
集
四



西 臺 集

(四)

畢 仲 游 撰

王雲五主編
靈書集成初編

西臺集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畢仲游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銀

西臺集卷十五

行狀

丞相儀國韓公行狀

元符三年十月。詔以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南陽開國韓公。爲右正議大夫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故侍中魏國忠獻公子也。忠獻之子六人。而公居長。爲人外和美鬚髯。姿貌辭氣。大抵類忠獻。而仁厚平恕。無所矯飾。自忠獻在時。已有人望。識與不識。曰是魏公之子。而如魏公。宜其復爲相也。及爲相。制下都城。傳布除目。行道之間。鼓舞相告。先是公在仁宗皇帝朝。嘗以太常少卿充大遼正旦國信使。燕于遼帳。遼主問左右。孰嘗使南朝。識所謂韓侍中否。或言國信少卿。貌類其父。果類否。對者曰。實類。遂使工人圖之。至神宗皇帝時。公復以給事中使遼。持禮詳重。姿貌益奇偉。凡在北廷之人。皆拭目觀之。及公爲相。後遼人賀正使蕭喜。張從約。來語行人李某曰。比持禮回。北主問韓忠彥今安在。從約對曰。在大名。北主曰。何爲相而在大名耶。居兩月。聞爲相制下。北主大喜。不覺大聲起曰。此真宰相矣。然則忠獻魏公事。仁宗英宗神宗。爲宰相九年。定冊安宗廟。隱然爲時宗臣。而公亦歷事四朝。出入內外。所至可紀。卒亦至宰相。公之行可得而言矣。公諱忠彥。字師樸。魏公而上七世家于安陽。故公爲安陽人。以魏公任恩。守將作監主簿。力學爲文章。登進士第。改郊社局。令勾當府司檢校庫。丁母魏國夫人崔氏憂。服除。改祕書省著作

郎神宗皇帝卽位遷祕書丞魏公辭位去國以故事召試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宗室秦楚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傳至庶孫疑所襲議者欲舍庶孫而使曾孫襲封公奏言申令所載以古禮嫡長孫之外皆爲庶孫旣在庶孫之列則雖非見襲之子葢服兄弟亦皆庶孫矣今庶孫在也而舍之使曾孫襲封若有大功庶孫而無曾孫則將誰使襲乎抑遂除其國乎今秦楚之後無嫡子嫡孫同母弟又無庶子則凡在庶孫之列而長者當襲之人也詔用公議會召故荆公介甫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呂公著同侍講邇英二人奏言故事講者坐而侍者立自乾興以來講者立而侍者坐請復故事下禮官公議以謂故事侍臣與講者皆坐或侍者坐而講者立或講與進讀者立而侍臣皆坐此人主之恩出一時者也顧皆無所輕重卽人主不命而自請之則非禮孔子之時人臣或拜君于上孔子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今侍臣講于上前而立五十年矣以孔子拜下之義觀之姑用乾興以來故事可也何必改詔是公議除兼本寺丞事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權開封府推官遷判官以太常少卿爲大遼正旦國信使還丁秦國太夫人憂解所居官終制除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事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丁魏公憂服除貼直龍圖閣知審官西院三司戶部副使改鹽鐵副使超授右正言寶文閣待制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瀛州是歲元豐四年也朝廷以夏人囚殺其長常用兵四萬下米脂數十城夏人陰使遼求救遼人爲移書至闕下朝廷報以兵端而北書復來會永樂用兵不利而當遣人使遼賀生辰上難其人二府以安燾爲對上不可又以李承之李定爲對上又不可上曰韓忠彥嘗使遼遼人信

愛之。而知其父琦有勳勞德望。加重其子。今日使遼。忠彥其人也。乃以給事中。召公充北朝賀生辰國信使。公至上前辭曰。臣嘗使遼。而今復往。無乃使遼人妄意中國爲乏人也。上曰。卿無言。行矣。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公遂行。遼人使趙資睦迓公境上。行且問西事。一切以閒暇對之。且曰。西事小小役爾。何足問。及至其庭中。縱觀者如堵。皆咨嗟嘆息。乃使其國參知政事王言敷。燕公問夏國何大罪。而中國用兵不解也。公曰。夏人之罪。中國嘗移文矣。觀所移之文。則罪可知也。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信乎。如此而南北大國之好可保也。公曰。問罪西夏。乃細故爾。南北大國之好。豈相奸乎。言敷更有他語。公連以言拄之。及還。資睦誚服。返曰。先正侍中之制西事。有攻策。今取城若砦數十。使先正侍中而至今。快可知也。公歸。神宗皇帝勞之曰。使乎使乎。後大遼使至上。復使公館客。西北之釁遂解。官制之行也。章惇爲門下侍郎。而給事中爲之屬。失其職矣。乃復奏言。今月丁亥。詔門下封駁。視中書舍人封還之制。庚寅。復奉詔門下封駁。從執政官議。議不同。乃上之。竊以給事中與中書舍人相遇均也。一則不稟議而聽封還。一則聽封駁而先稟議。且所駁正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異而取決于上。乃其職爾。而更從執政稟議。是爲失職。願從丁亥詔爲正。從之。公又言。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所下之事不從中書。畫旨出一時。又不從中書奏審。皆非官制也。官制之行。將爲萬世不易之典。今行未期月。而南郊大禮所行已不用官制。後將若之何。神宗皇帝詔如官制。于是中外之事。必由三省而下法官。郝京爲大理司直。有比例而無法。吏部患之。乃稟于都省而具鈔。公曰。官制有令。必用法也。今援比例同廢法。是無官制也。駁

之神宗皇帝嘉公之守。于是自吏部侍郎郎官都司官吏皆差次受罰。而丞相與同列謝于殿上。乃以公爲禮部尙書。俄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州貢文綾文絕有常數。詔增貢文綾百疋。絕百疋。公上言。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貢文綾千疋。德裕奏言。若將匪頒臣下。則千疋豈足于用。若止上躬自服。何至多用千疋。奏至。遂停之。臣幸遇聖朝。則德裕前日之言。亦臣今日所當言者。惟陛下察許。詔從罷之。凡江東西二浙屬郡增貢之數亦罷。遂召還爲戶部尙書。而元祐會計錄成。其大較一歲所入。不足以供天下一歲之用。公深憂之。因上言。今天下乃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時。歲入之數。多于所出。故國計有餘。祖宗之天下。乃今之天下也。今歲出之數。多于所入。故國計不足。臣竊計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費。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選胥吏之數。則又過之。而天下二稅。權酤征商山澤之利。較之皇祐景德之前。無以大相過也。則國計盈絀。正今日所當議者。上遂詔議裁省中外冗費。置局于戶部。公復上言。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皆可得而議。惟宮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按寶元中。嘗詔入內內侍省。裁節禁中之費。報詳定所。慶歷中。又詔入內內侍省。以章聖時簿帳較近年禁省之費以聞。願陛下上法寶元慶歷祖宗已試之效。亦詔入內內侍省。忖裁禁省之費。報于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天下幸甚。當時所裁。雖不盡如公意。而歲省縣官之費已數十萬計。上倚公以爲執政者久矣。會尙書左丞某甫去位。卽以公爲中大夫。守尙書左丞趙瞻薨。復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進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是時夏人已得所賜地。事分畫。丞相呂大防。關右人也。喜用兵。故

西師尙未解嚴。而公意在偃兵息民。以安邊境。嘗曰。兵在平日。猶爲危事。今主上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垂簾共政。是豈用兵時也。故詒公在西府七年。非甚不得已。兵未嘗窺于境外。會宣仁聖烈皇后崩。哲宗親政。更用大臣數人。其下觀望。爭取垂簾時事。爲言。公見上奏言。古者君薨三年。聽于冢宰不言。古今異宜。故有母后垂簾之制。乃遭會時變。補天之隙。權宜之大者。豈得已哉。昔仁宗皇帝初年。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共政。及仁宗親攬政事。言者亦爭取垂簾時事言之。仁宗曰。是持情近薄。不可聽也。乃下詔戒飭中外。不得言垂簾時事。遂出仁宗之詔。爲上讀之。哲宗皇帝嘉納久之。謂公曰。知人實難。然自先正侍中以來。閱人必多矣。今侍從之間。率自引去。誰可以爲侍從者。公薦彭汝礪。曾肇。井亮采。張舜民。韓宗師。范純禮。韓宗道。七人。且曰。汝礪。肇。有詞學。而以名節自許。亮采。端亮不倚。舜民。質且有文。宗師。安恬久次。臨事不苟。純禮。宗道。立朝守正。無所阿徇。皆今日尙書侍郎給舍之選也。哲宗皇帝亦嘉納用之。然公自章申公爲相。卽求去位。至紹聖三年正月。始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改定州。路安撫使。知定州。章申公幸公去。且憚公復來。乃使言者言公在西府時。嘗棄湟鄯之地。降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不行。復知定州。改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先是魏公嘗以武康軍節師鎮及定武。寧熙中。又以侍中判大名府。有德于趙魏之邦。故定武。大名。皆爲廟以祀魏公。而公相去三十年。亦爲鎮定帥。而知大名。仍有惠政。見稱于二邦。故定人魏人。亦爲像于魏公之廟而祀之。章申公慊公未已。又使言者言公嘗同尙書左丞王存聯奏。請刊除謝景初過名。非是。降中大夫。會哲宗皇帝晏駕。羣臣朝哺臨。道路相傳曰。召公矣。又

曰。公今來矣。及上卽位。以吏部尙書召公。都下相告語。欣欣然如召其父兄。至則除門下侍郎。進封南陽郡開國公。見上。陳四事以裨新政。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息用兵。其廣仁恩之說曰。孟子曰。湯武之所以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而唐封德彝教太宗用刑罰以治天下。太宗曰。是欲我失人心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人心。故方內大寧。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大臣。驚于功利。而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其失人心多矣。社稷之憂也。願陛下遠鑒湯武太宗之治。近摹列聖之用心。罪疑惟輕。寬以御衆。益推廣仁恩德澤。以固結天下之人。則人心安。人心安。天下不足治也。其闢言路之說曰。竊以中丞御史諫省之官。自昔以爲人主之耳目。耳目之官。人主豈可不自擇哉。近年執政大臣。慮臺諫之爲己蠹也。乃布腹心于言路外。雖不事請謁。而中實相通。以蔽欺人主耳目。人主何利焉。其間有論及時事。與執政意少忤。衆人曰。其必以罪去。而果以罪去矣。願陛下旁采忠直。重厚之士。親加識擢。布在言路。如其敢言有補。惟陛下容納主張。特加旌勸。行其言而用其人。則言路闢。言路闢。則天下之事始可議矣。其去疑似之說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爲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六七臣者。凡曰元祐之事。不問其所從來。一皆以爲非是而不行。凡元祐除用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柱損人材。無補于事。且元祐者。先帝在位宣仁權同聽斷之年也。何負于天下而逆施如此。願陛下用人之際。無分熙豐元祐。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則萬務畢舉。天下安寧。自無事矣。其慎用兵之說曰。臣自先朝蒙恩守土于外。聞朝廷熙秦延慶涇原河東六路進築。五七年間。建置城砦砦壘數十。得地雖廣。而不

可耕。皆由永興等路州軍轉餉以饋之。欲實外而外終不可實。自陝以西。民力大困。斬獲之數。則增一爲百。失亡之數。則減千爲一。願陛下試令有司考其用兵以來之費。出于府庫。及將吏官軍散亡之實。幾千萬數。而所建置城壘。可耕之地。收入以爲用者。其數幾何。而邊城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逃散瘡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較然可見矣。今日邊事。惟亟罷進築之兵。以休息中外。惠養萬民。則天下幸甚。上皆嘉納之。公自召還。爲吏部尙書。未拜而爲門下侍郎。爲門下侍郎。踰月。遂爲相。命旣下。公上免表。其詞曰。今蠹萌未消。國是難一事。無可否。必分年號而後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于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于九去。大需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尙困追償。方當大有爲之時。宜得不世出之主。識者見而喜曰。上醫醫國。醫者識病。則病可治也。公旣識今日之病。天下其有瘳乎。上旣聽用公。遂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嶺外流人。甄敘士大夫之遷謫者。而內外之臣。可任使。及嘗爲御史諫官。忠直敢言。與天下知名士。率見收用。公嘗與上從容論天下事。上問政令之行。猶有當先急者乎。公因建言。哲宗皇帝卽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由此能言之士。獻言于朝者千萬數。今中書所編類章數是也。自章惇爲政以來。與上書言事者。爲讎敵。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爲謗訕。故上書者率皆得罪。大傷求言之體。今臣聞編類之餘。猶有五百餘疏。繼從編類。近日陛下又詔中外許直言。朝政闕失。然編類之令未除。則能言之士。必懷疑懼。疑者疑求言之意。非誠。懼者懼如前日之獲罪。則今日求言之詔。豈不妨哉。臣願陛下亟詔有司。盡將已類未類之章。與省中所行編類前後文書。納之。

禁中罷其所置局。則中外之士無所疑懼。而所求忠直之言始可來也。上卽詔罷編類局事。章數文書。盡納之禁中。仍詔公曰。已焚之矣。當是時。中外欣然。以爲嘉祐治平之事。可復見于今日也。是歲郊天。爲南郊大禮使。進右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儀國公。而曾布子宣爲右相。子宣數至上前留身。務破壞公所爲。以中傷公所引重者。或勸公亦留身上前與之辨。公曰。宰相自有體。如是又一曾子宣也。其相去幾何。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乃上章乞罷相補外。上封還所上章。使中貴人趣公至都堂視事。而諫臣吳材。王能甫。數奏疏言公以嚮子宣意所便。公聞之。復上章請外。章凡三上。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而材與能甫言不已。乃罷大學士。猶知大名。初欽聖皇太后垂簾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惇猶未去位。公與申公簾對。皇太后曰。登極之恩博矣。無所不被。廢后孟氏可復也。公退謂申公曰。有故事乎。事體之間。無所傷乎。曰。無傷。及以事對。上曰。復孟氏則可。而皇太后欲復孟氏。而廢劉氏。奈何。復一廢一。則上累永泰豈小哉。公等執政也。其執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謨訓也。其敢不執。退見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廢復爲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爭之。皇太后之議遂格。而言者不知。又曰。是嘗動搖中宮。乃降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公自罷相守大名。凡三黜。怡然無所辨。及言者誣公以中宮事。公曰。是不可不辨也。乃具言其始末上之。而言者抵公尤力。遂降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居于懷。言者未厭。乃曰。公在位嘗棄湟州。非是。遂復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于濟。及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是歲崇寧三年十一月也。明年九鼎成。大赦。公得歸相。又一年。復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如故。俄復通議大夫。

請老。遂還公故官。以宣奉大夫致仕。踰年。薨于安陽之里第。實大觀三年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二。惟公系出博陸。自高祖而上。載于顧命之碑。與龍圖閣直學士潁川陳薦所撰次魏公之誌。不備言也。曾祖諱某。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燕國公。祖諱國華。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魏國公。及公在位。申贈燕魏二祖。皆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而忠獻魏公以故韓王趙普故事。贈不加娶兩夫人。皆故太尉惠穆呂公公弼之女。嫡曰韓國夫人。繼室曰冀國夫人。四女五子十一孫。三曾孫。子治中奉大夫澡。朝散郎。浩。奉議郎。澄。宣德郎。女嫁蔡承。馮詢。王朋約。有既嫁而卒者。孫曰肖胄。肯胄。膚胄。完胄。宏胄。安胄。寶胄。膺胄。昌胄。莊胄。昭胄。曾孫曰穌。協。彬。或問公之所行孰爲大。曰。公有大焉。而人未之思也。爲其父爲宰相。而身又爲相乎。曰。漢唐本朝父子爲宰相者。可問亦可記也。美則美矣。奚其大。曰。爲其逮事五朝。出將入相。兄弟聯榮。子孫衆多。門下之士誦美無窮乎。曰。顯則顯矣。奚其大。然則公之所以爲大者何也。曰。公質剛氣和。居家不妄語笑。內無機心。外不事矯飾。天下之士不待被公之恩。承公之力。皆咏公賢而期公貴。非天爵之高。不至于此。此則似大矣。然猶未也。蓋嘗聞士處窮困。甘藜藿。褐衣蓬戶。出入爲常。及其遭時遇合。都廊廟。位卿相。得志之事。日曰在前。而能不忘宿昔窮困未遇之心者。以爲賢矣。一旦失倚離權。身折勢奪。宜其追惟宿昔窮困未遇。而等之有以自處。然猶憔悴枯槁。或慍懟而自失。故屈平懷石。亞父疽殞。賈誼忌鵬。張昭塞戶。漢唐以來公卿大臣。以廢放不用。而顛沛若無以樂其生者。比比是。而公生于魏公之世。長于宰相之家。少有聞望。食飲服用居處。行乎富貴者四五十年。卒亦自爲宰相。

豈嘗知閒放之事。窮居之樂哉。而崇寧大觀之間。遭吳材。王能甫之毀。身被五黜。僅夷庶士。去都邑廟堂之重。而寓異鄉下里之居。辭公卿寮采之奉。而接野夫鄉老之陋。謝旌麾徒御之衆。而甘輿臺僮使之約。富貴之事。物物不同。而公中懷漠然。不異平昔。門下之士。間得請謁于前者。辭氣顏色。了不見其欣戚。惟以上恩保全。先衆人還鄉里。敍感而已。則良爲大也。蓋能用而不能舍。能顯而不能晦。能處安樂而不能處患難。皆非成德也。能用能舍。能顯能晦。能處安樂。且能處患難。然後爲成德。成德始可言大矣。故曰公有大焉者此也。公所著文章。集爲三十卷。奏議二十卷。魏公行事一卷。家傳十卷。藏于家。未出。謹狀。

西臺集卷十六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諡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諡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尙書。諡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

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註】州守令。鸚鵡能言。爭似。馬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聲。由此禹偁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内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原註】事見公集。

題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卽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牆坊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三年。諸左右向以左拾遺召公。

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眞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眞宗皇帝卽位，遂授尙書工部侍郎，祕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官府常從爲廷職，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旣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尙

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祕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旣興。則處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卽須千數。散亡抄掠。尙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巧糜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者年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鰥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尙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撓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

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旣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瀋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輅親行。駐蹕瀋淵。以見武節。然瀋州郭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常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瀋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原註】上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旣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瀋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瀋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瀋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

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寢。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牛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眞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既行。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權酷之類。不得增益。囚已論死而雪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己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眞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

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內侍省副都知寶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卽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衛詔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爲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原註】王禹偁作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于儒術。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卽知修飭。爲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爲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眞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

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緡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旣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贖禹偁。禹偁乃能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

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尙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

【原註】代陳知默撰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衛少卿。憬生構。構與栩。構爲吏部尙書。卒諡曰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垆。垆與增。垆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垆生鎬。鎬生錡。錡銳。四子皆不仕。而鄆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爲汾州長史。凌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爲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護送。旣出關。卽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扈彥珂微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衛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卽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嘏。韓丞。王延之。劉錫。章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諡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衛尉卿。年四十薨。不出仕。丞相薨終

喪然後出。衛尉既老，居濰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煥、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濰陽，相與游驩甚。聞于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鄆，今爲濰陽人。公大父眞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爲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于是復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易所賜，官吏愕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娣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母關夫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考居濰陽，公請爲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煥亦老居濰陽，其子稷臣又請爲宋城令，得請。濰陽人更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得請？」宜辨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顧可辨哉？」默然不辨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第往，吾行召君矣。」公亦欣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召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歷二年，衛尉監兗州仙源宮，公請爲兗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

果行。還詣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奚賴于竟。吾以并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衛尉白首留仙源。請竟者以仙源故也。今并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詣丞相府。丞相曰。貝兵盜發。新解朝廷以見爲恩州者。滿歲則遷。通判如以恩與君。君亦行否。公曰。辭并請竟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并與恩同。而往就其遷。是委親欲遷也。某不敢。恩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願復某竟州。是時參知政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旣罷。庠曰。見利不就。以篤于親。此孝子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竟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竟。侍讀學士劉湜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爲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類。疑之。因謂太守。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旣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戚舜元且慚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簽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湜嘗聞令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爲通判。大喜。竟獄非公聽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湜與公論。湜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湜歎曰。嗟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公旣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後得其賊。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稍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書奏不報。公去竟。三司使田況薦公黃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爲。公難之。田況知公弗便。復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紘。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并及其不法事。辭頗聞。紘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誤。今國中口語奈何。獨可與公首

爾公曰。某任希道。非能太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爾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反首之。則誰敢求其任者。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紘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爲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貨日以益腐。刑日以益繁。愚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衛尉喪。屏居濰陽數年。復起爲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輩五六人。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羣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卽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攘其粟。得數人。其縣令雷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笞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李願反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于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詣闕上書。且言穎上守令無狀。皆謫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爲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穎上故善地。猶致盜如是。壽陽。穎東郡也。近山扼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卽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于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爲然。公故于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爲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

過淮陽。請舟于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爲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人耶。公曰。沔。麤將也。貴爲兩府。朝廷雅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安可以不送也。奚爲厚焉。沔聞之。始慚服。公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于壽陽。公自爲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衛尉曰。宋爲宰相者多矣。畢相向有陰德在子。其後子孫宜有興者。君中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湜。五人爾。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于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爲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爲光祿少卿。嘗請官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官有便。衛尉者。卽仕。否卽不仕。衛尉守溫州。公卽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濉陽。公卽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卽請兖州通判。光祿自濠徙無爲。衛尉從之。公卽提點淮南茶場。自爲通判十五年止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來。絕不爲生產計。公仕宦三十年。竟無田宅。居人或爲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宅。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祇速其敗爾。何益。故終身以貧聞于人。而不自以爲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賞。亦無絲毫譴謫。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爲詩。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激。有觸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大理寺評事。上祠汾陰。賜緋衣銀魚。遷

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糧料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年。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部郎中。終衛尉喪。通判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娶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偃。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陽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堯。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尙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真見公所爲甚實。嘗與公爲道義交。諸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譔居東平。畢氏始爲東平人。而譔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尙書。諡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之四世孫諱士安。仕本朝宰相。眞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諡文簡。卽君之曾祖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爲衛尉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煥。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爲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專仕宦。便衛尉卽仕。弗便衛尉卽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主簿。而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爲陽翟興學。旣

請于朝。乃勅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徙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某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橫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爲縣學。非令也。今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授我。我爲君費。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宣言丞相之爲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者。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于民。丞相果疑之。卽復勅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榜于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弗預。及歸。令不知所爲。謂君曰。吾欲上府辨于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辨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錄問。君攝縣事。卽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奏其事于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爲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于我猶是也。及爲君捕繫。猶曰。無害。恃其能。數以詞辨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就中第。補潁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申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皆知君。交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卽以君爲中書刑房檢正官。俄遷戶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權民糯米爲贏。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權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淮市易得私其贏以爲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弗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爲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未權糯米。

之前。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已權之後。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停幾何。蓋未權之前。酒戶爲坊者多而停者少。既權之後。酒戶爲坊者少而停者多。利害明甚。市易徒與戶房以言語返復相詰。及得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服非是而罷權事。改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北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又中。敵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晢。髭眉如畫。辭令溫雅。敵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爲度。製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今龍圖閣待制錢總使契丹。契丹主猶問曰。畢少卿何官。今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爲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爲人詳慎精密。卒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爲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卽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局。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郎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爲主。凡從中問某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爲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爲考官。故不知。上卽詔君罷考事還局。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祕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卽留除命不使受。而爭于上前曰。畢某以祕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卽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卽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

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常得爾。是當得爾。君以力辭而後受命。蓋官制起于後周。備于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抉剔搜補。曲盡其當。及推行。羣有司以疑問于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久之。殆。不知人。上聞驚。卽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翼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爲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蒂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完爲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爲人溫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旣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年纔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爲棺殯。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常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眞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似之。治隆殿成。繪文簡之像于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爲檢正官。立廷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爲誰。及知。因歎曰：祖孫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帳法。爲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受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完。太廟齋郎。曰寀。尙幼。女二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于鄭州管城縣廬村南原文簡公之墓次。君之事應銘。故

西臺集 卷十六

敢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西臺集卷十七

祭文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哀策文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太皇太后崩于壽康殿旋殯于崇政殿之西階越明年正月遷祔坐于永厚陵禮也叢殿帑空祖庭燎晦雲似卻而復凝月雖輝而加慘孝孫嗣皇帝臣某臨遣奠以興哀瞻振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挾輻而若駐羽衛罷闕神儀布路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軼宣正后其中契于坤乾較任比姒亦逾于前有系自姜源深積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奄韓宅魯益昌厥後月瑞日符是興太母於鑠太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如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傲元豐末命帝命惟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奩無片玉房闔不出四海在目信義由中九夷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夫正直是咨宗蕃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私廟謁靡行外朝靡踐池禦靡臨惟正是勉服御靡更惟惡是善庸爾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動有壇宇居由範防造次于是爰茲治運寢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光化理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遘厲坤軸軋以夜摧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恒尙斯民之爲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薰帳

髣髴兮。爐烟未消。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遙。萬乘號慟。哀纏九霄。千官縞素。雨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犧樽盈兮。未忘于平昔。龍綵動兮。難留于須臾。翼八袞以爲衛。陳六衣而汜塗。嗚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遡洛澗兮。嗟備物之如在。逾鞏岸兮。知神遊之忘返。山川已兆于真宅。松柏猶凝于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蟄。金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闈泣晨。車軌同兮。雖來于萬國。寶座閉兮。惟朝于百神。魚爲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春。嗚呼哀哉。成內則于三朝。貽素風于千祀。致理之勤兮。今已往。大道之公兮。古如此。宜大書而作冊。俾永光于宋史。嗚呼哀哉。

祭太師潞國公文

元豐四年。公以太尉留守洛都。某實知長水縣事。長水。洛屬邑也。始識公。而待某加于等夷。又二年。公以太師致政。入覲神宗皇帝。某時爲倉官。復得請謁于京師。及聞神宗皇帝作詩以餞公。自丞相以下皆有詩。某亦爲詩四百言。以紀公之行事。時公年七十有八。號太師。豈惟在廷之臣。無出公右。而上世之臣。亦少出公右者。惟鬻熊爲文王之師。年九十。故某之詩。嘗以鬻熊祝公。而公之壽考名位。卒過于鬻熊。則舉三代以來爲人臣者。殆無與公比。今公捐館舍于西洛。其如傳說之爲星。臺駘之爲神。梅福之爲仙。不可知也。是無足恨。而四方萬里道路之人。皆咨嗟涕洟。不謀同悲者。非公人人而德之。蓋失天下之大老。不能不悲爾。況某嘗造公之門。又嘗升公之堂。望公之顏色。接公之話言。豈可僅與道路之人同悲已耶。故凡以道德功名崇高富貴。與夫康寧壽考。略見于前日之詩者。不復載。而載夫詩之所不及者。爲文以祭。

公。然則某之所以祭公者。其異乎人之祭公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司空呂申公文

昔在真宗。文穆爲政。內舉兄子。是爲文靖。文靖之起。實相仁宗。三入之榮。禮如伯父。文靖傳公。公復名世。合德裕陵。相今皇帝。西樞舊臣。北門學士。司徒司空。上公之貴。誰實爲之。父子兄弟。名聲焜耀。軒冕峩巍。世有令德。所以將之。請言公德。翼翼繩繩。至仁至靜。至忠至平。國有大事。疑而未成。羣疑四起。雨電雷霆。趨舍相異。水火交興。公徐一語。不折而明。氛披霧霽。風斂波澄。雖有異論。莫公與京。人舍公就。公出人處。逮公還朝。文正是與。無遠無近。云司馬呂。作之營之。所以具舉。徐之寧之。所以按堵。公所從事。官人以敘。大法以明。繁文以去。爲善爲鑑。爲棟爲輔。公所無事。風俗以固。禍亂以銷。蠻夷以附。長善興能。勝殘去侮。矧公平昔。惟德之名。山爲其重。淵爲其清。三十四十。有煒厥聲。六十七十。邦家以寧。以身殉國。以義殉身。以人事上。以身任人。世有杞梓。乃以蘭蓀。施及不肖。亦遊公門。遊而無取。我實辱公。逶迤紆鬱。逮公之終。公旣終矣。道亦崇矣。豐功偉烈。莫形容矣。遺德餘勞。被無窮矣。失聲而慟。士斯同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故相曾魯公文

維元豐元年。歲次戊午。某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中魯國令公之靈。在昔仁祖。公爲元龜。典謨告教。公實贊司。制度名法。公嘗總持。北門西掖。斗星昭垂。中國夷夏。衡繩不欺。昔人之言。道無拾遺。公守鄭國。斯言也宜。昔人之治。桴鼓不鳴。公尹京兆。大成其名。智深而通。事核而練。非徒傳聞。

亦某親見公相三朝。十有二年。公言不出。出而不愆。公事不爲。爲而必全。如砥之平。如玉之堅。奪人取人。不損公焉。資之予之。爲公當然。仁嗣未立。公言不疑。定我英考。如山四維。謂公尙武。而不用兵。謂公不武。方隅以寧。公踰八十。實爲上壽。衍食萬戶。公家之富。爰自中年。不疾而康。所好無二。惟德是常。考終于家。雖哀愈光。五福云備。人何可忘。自公之少。衆謂老成。三十四。通駿其聲。五十六。邦家以平。矧復有子。持國之樞。公親見之。近世所無。昔升公堂。言未書紳。今奠公堂。悅如明神。南山取竹。載公之文。北山伐石。勸公之勳。一酹而泣。公聞不聞。尙饗。

祭劉莘老相公文

嗚呼。公生北方。少爲國器。如芝九莖。一時之瑞。如松千尺。挺拔其萃。道廣且周。純行以粹。學博而淵。文富而麗。大佩義冠。衆目環視。落筆風雨。詞場奪氣。遂冠諸生。得名當世。自此直行。志一不二。熙寧之初。作于先帝。或出或舉。可進可退。或默或語。有命有義。元豐之末。召節其駛。橫榻已嚴。專席尤厲。永泰嚮焉。命以三事。衰佩隨之。顯無與二。物盛而變。譽忽爲毀。厚忽爲薄。榮忽爲瘁。竟斥炎陬。胡跋尾寔。魍魎與鄰。二童遘厲。索水洋洋。遂與俱逝。嗚呼哀哉。公逝于南。旋殯三歲。三歲之間。九喪相繼。十旒同歸。水陸萬里。行道興嗟。石人亦涕。僅返故山。合窆如禮。非有子賢。未易得此。嗚呼哀哉。念昔曾祖。嘗都相位。景德之初。主臣道契。吏官有傳。未銘于隧。公實銘之。丘山北賜。論德在前。懷恩爲次。紼不共持。弔不同綴。千里寓文。祭公以意。公如明神。則必享是。嗚呼哀哉。尙饗。

祭范忠宣公文

嗚呼。天不可與道。慮不可與謀。畀公之德。以鳴于世。宜利且達也。而貶傷摧剝。流離顛頓。若造化與之爲仇。屈公之身。以厄于世。宜廢且窮也。而名都方面。中臺右省。出將入相。聲名風涌而雲浮。方公之未用也。志于仁而好義。人但知其爲文正之子。及公之旣用也。奉其道以進退。人又以爲房魏之流。故每居言路。而舉朝想見其議論。再爲宰相。而行事可著于春秋。蔡忠懷之遇公。素無恩也。乃解相印。捐萬戶。以拯其敗。元祐諸公之得罪。不可言也。而公言之力。寧與之同放于南州。聞其風者。以爲如高山喬嶽。峯竦壁立。凌厲而不可犯。而造乎前者。乃溫恭自下。雍容愷樂。清談亹亹而不休。至于接朋舊。以終始。懷宗族而綢繆。力施乎外者。已盡而更勉。心忘于內者。有怨而不修。在他人嘗聞其語矣。而公皆自得而悠悠。故年雖耄。而縉紳猶願其用。病旣聞而天下皆祝其瘳。矧如某者。挈提于筦庫之賤。待遇如父子之游。言雖往而不棄。時已忤而獨收。宜其扶輿奉杖。以娛公于隱約。破筋絕骨。以從公于阻修。事旣莫裨于旣往。而公來已憊。而可憂。徒拜公于牀下。猶語切而情周。謂歲年之可覲。而乃忽逝而不留。嗚呼哀哉。故老盡矣。名言絕矣。斯民之望。徒喁喁矣。遺德餘芳。誰其記矣。一哀而慟。何嗟及矣。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范忠宣公大葬文

游公之門。士有千百。某所蒙公。不獨其力。方公盛時。左右朝夕。及公謫去。限以南北。莫持莫扶。恨何有極。公歸未幾。棟壤山圻。欲贖前恨。而不可得。尙期遠日。送公安宅。庶比役人。執紼與紼。乃以王事。一東一西。

心實往矣。而形則靡。矧聞改卜。四月是期。倉黃遣使。文不及思。惟公名德。百世所師。天子所敬。庶民所宜。昔嘗有言。姑以塞悲。今不復云。言奚足爲。前恨既往。後願亦違。臨風隕涕。敢寓一辭。百年之後。從公所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宋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修史龍圖諫議宋公之靈。曰。惟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纈栗。芳華敷芬。不偏不倚。惟中是循。世有儒服。閉書不觀。游談恣縱。苟儉目前。卷軸一富。視人偃然。公獨萬卷。汪洋波瀾。孰爲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網條。而公之腹。牢籠并包。惟宋有書。金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爲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林。而公第一。矧公字書。有法而妍。虞薛歐褚。聲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表誦。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爰自宣獻。其門煒煒。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日。儼然丁寧。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顯而盛。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尙饗。

曩歲識君。靈州之役。晝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席。同甘邊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餓。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關月夕。酒不飲而嘗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賒于歲月。幃車載旆。已聞于窻窻。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于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遠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范德孺侍郎文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瀚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慙。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鏘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能。屬韃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尹洛。以嚴輔明。下教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爲囷。家家畏公。如公是鄰。宿奸巨猾。魂褫魄淪。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手。以公爲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悻。而以爲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其大。而忘其私。公若不然。公不爲奇。矧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爲父。宰相爲兄。公又崛起。岌嶮崢嶸。宜繼一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條興。人言公用。寇敵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而公已薨。嗚呼哀哉。人琴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象。豈可爲矣。予末小子。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

嗚呼哀哉。尙饗。

祭韓贊文

昔仁祖之在御。合中外而多賢。其高才碩德。功名道藝。固不可以縷數。而仁厚忠信。寬和亮直。始終如一者。有如公焉。方斯之時。士或以爲常爾。而流風遺俗。日日以遠。人方歎息于當年。蓋世臣舊德。今止十數。而或出或處。若經星常宿。隱見之昭然。況陰陽寒暑。日夜相代。有莫得挽以留者。而東海之瀕。歷山之下。又聞丹旆之翩翾。譬如岐陽之鼓。鄒嶧之石。其古文大篆。略有存者。而風腴雨蝕。淒尋磨滅。僅存一二于人間。雖清名遠識。純德懿行。自可以不歿。而懷賢感舊。淒涼悲惻。則惟涕下而無言。寓一觴于千里。魂髣髴其居前。尙饗。

祭范子夷文

忠宣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爲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宣。義陽之城。子夷一見。兩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前後三紀。可量此情。中間出入。化離合并。我廢于北。子夷南行。過嶠至海。百驛是程。妻喪子失。始還其生。邂逅相遇。血涕交零。如夢之怪。覓極而驚。已而大飲。長嘯且歌。言終此身。期百相過。曾不再見。疾猶湧波。崩騰而逝。未如之何。嗚呼哀哉。我哭子夷。豈但哭亡。哭其承家。義勇靡亢。中朝之詔。明著于章。臺獄之峻。獨身以當。一斥萬里。歸而徜徉。百詈皆具。謂年可長。今又不壽。漫漫彼蒼。惟名不隕。九原之光。尙饗。

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爲可傷。嗚呼應之。宦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謗讟災疾。低垂連蹇。不釋于下位。而孤兒幼女。婦孫臧獲。僅飽于糟糠。豈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于施設。至于私門之願。子孫之計。亦終負而不償。嗚呼應之。嘗悲人之死矣。謂區區于是非。屑屑于得喪者。爲可笑。而吾復悲應之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真不足以芥蒂。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閒。抑知與不知。同歸于盡。兩失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交游執友。失聲出涕。雖輿臺隸卒。亦歔歔感慨。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于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泣。固人情之不免。而死生禍福。則難問而茫茫。伏惟尙饗。

祭范待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既不墜文正公之法度。而生子復能自奮發。入爲天子從官。出總邊吏。號賢帥。人皆曰太夫人之教也。夫人治家。既率循其先世。教子又貴。爲時名臣。近代以門戶爲事者之至願。而況錦衣華髮。享其榮祿數十年。至親屈天子之使。褒恤于家。則雖亡有不亡者。某爲太夫人之子。待制所知。未得上堂再拜爲壽。而遽聞訃音于千里之外。是宜有以相待制公之哀。則酒醴殽蔌之奠。垂涕洟而送之者。豈無從出哉。伏惟尙饗。

代范忠宣祭伯庸文

某昔謫安陸。與公際會。公德剛明而志樂易。納我于仁。援我以義。因得盡心以濟公事。公事之餘。尊俎相

對談笑詠歌。陶陶天地。遂得婚姻。以永今世。賢如溫國。實公之季。公友而愛。同胞異氣。而視老夫。貴與相似。季也入朝。四方厭然。公髮如雪。行居季前。都人觀之。頂禮道邊。季留京師。相我天子。公返于夏。康強蕃祉。維國之正。與家之治。清德蓋人。高名絕類。夷齊以來。有公兄弟。丞相云亡。我則憂公。及聞公訃。與憂適同。憂既往矣。而哀在中。中不可見。作文以通。從斯日遠。君子之風。嗚呼哀哉。尙饗。

代范忠宣祭提刑張師民文

嗚呼師民。今復何言。不揜公袂。而奠公壻。我謫于申。實公所部。山城草野。嵐煙毒霧。我匪公舊。公非我故。慷慨留連。相知之暮。念公之明明而有容。忘情燭理。惟道之中。念公之材。才不病物。舉措操守。惟義之恤。淮濱潁尾。嵩皋汝川。童兒野叟。猶知公賢。公德既厚。公疾不年。理不可請。則歸之天。嗚呼師民。尙饗。

代范忠宣祭蔡浚明文

人有所懷。失則茫然。況于生死。親舊之間。君也昭昭。凌厲奮發。每將騫騰。則必顛越。十年之中。進寸退尺。謂君永長。乃其所得。云何半塗。不行而驟。事既移矣。人既非矣。高才令譽。若徒爲矣。寓言數十。隨涕洟矣。嗚呼哀哉。尙饗。

祭仲兄舍人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差知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己巳之歲。某罹家禍。以墳墓之故。

獨居于鄆內舍。內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馮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于吾兄之兒女。不知得于何人。出于何書。而誰教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某使宗親內外。說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喪而卑喪從之。不一一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而嫂氏移書宋匪躬家。反使勸某。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內外大小。凡舉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鄆人知之。而爲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嫂氏既悔之。歲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某千里。偶得會葬于此。平昔之恨。庶幾少弭。惟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尊主之德。早歲家無儋石之儲。教養諸弟。嫁諸妹。宦學婚葬。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于時。雖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爲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早世。不得殫見于事業。故塗京城之南。十有五年。而後克葬。豈皆有命而復有時耶。追念疇昔。言悲心怛。姑陳野祭。以寄臨穴之哀。尙饗。

省墓祭文

維年月日。孫朝散郎。新差知鄆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專提舉黃河掃岸護軍。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皇高祖太師。高祖妣太夫人。皇曾祖文簡令公。皇曾祖妣楚國太夫人。皇祖侍郎。祖妣郡君。皇叔祖侍郎。叔祖妣郡君。皇伯光祿伯母郡君。皇考銀青妣永嘉郡夫人。妣馮翊郡夫人。某近蒙朝廷牽用。改守奉寧之官。在塗來覲阡壠。恭陳野祭。祇合明靈。雖入里下車。具存于先訓。而過家上冢。寔賴于國恩。矧如父母之邦。更此松楸之託。敢忘惕厲。以墜家聲。尙饗。

祭代州祖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七日庚戌孫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騎都尉借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諸祖府君太保太傅諸祖母鄧國韓國代國夫人之靈某承君子之澤食祿于朝待罪河東來訪阡壠年祀寢遠潛德逾新松檟雖亡遺迹猶在不改山川之舊僅聞父老之傳兆域可分豐碑莫辨謹陳野祭祇合明靈想像歎歎徘徊終日敢忘惕厲以墜家聲伏惟尙饗

西臺集卷十八

五言古詩

雞鳴行

雞鳴問路行。挾馬渡淒涼。老樹勢突兀。指點疑山鵲。茅茨漸分別。牛馬猶昏翳。霜落路四平。星沉天若水。小民幸安樂。朝廷多賢士。食祿乃強顏。留連爲妻子。吾聞嵇阮輩。放蕩形骸弛。而我小縣中。區區又何理。

自羅山入信陽再過金關道中作

陰林寂無風。鬼火自明滅。山泉怨何事。耳聲入鳴咽。青泥濺馬腹。黃葉沾人髮。半夜渡前溪。昏昏水中月。

自山陽還至壽春道中有感

寒風切人骨。晴日淡無色。千里今又還。何時許安宅。此身方齟齬。此地尤反側。安得羽翼生。高飛離楚澤。

潁河夜泛

提攜俯清流。自適固閒燕。深行豈不好。路遠怯縈轉。撐舟上孤渚。星月燦水面。目力不自收。隨波起花眩。誰家種禾黍。綠色壓秋甸。樹密雲更深。雲昏山不見。盃盤任狼籍。起坐有餘戀。幸偶東山儒。況逢京國彥。何人發高詠。滿坐清風遍。顧我童子吟。奚能愧雕篆。

從范龍圖月夜泛舟

年豐閭里安。歲晚生事歇。官池公載酒。痛飲消日月。迫冬上青林。山氣凋人髮。坐若江海遊。樓船中夜發。冷光飛太虛。照我盤中蕨。清影落潭心。逃遁蛟龍沒。如窮河源遶。相見崑崙峯。怪石鈎我衣。嵌空盡山骨。上賓富佳詠。音動鼃鼃窟。涌溢詞有源。倒恐三江竭。公懷滄州趣。一夕夢南越。別有諫諍姿。屹如韋補闕。

五更

【原註】簡子思舅損之諸君。

五更不成夢。路坐倚東壁。曉月下中天。照我西屋白。路行相衝衝。林宿聞啞啞。便欲就巾冠。巾冠正狼籍。自靈泉晚過崇因寺口占

前峯竦而崑。後峯屹且礪。冷月射溪水。緊風平野火。同遊獨無語。此意誰知我。虎避無情人。出門不須鎖。宿崇因寺十韻

山大石巖巖。川平沙莽莽。深崖忽有路。一寺何高敞。彼僧胡爲知。迎我共攀上。夜深眺前峯。百里如指掌。詩翁旋沽酒。欲得詠今曩。下筆皆珠璣。嗟予豈能仰。往來氣益乘。欲敵不敢往。回笑塵埃人。何殊在羅網。吟哦不自制。逸韻彌清響。便可書壁東。留爲異時賞。

和子思舅氏晚出崇因之什

烟花寒已凝。風色晚尤惡。路雪愛縈綿。簷澌訝垂籜。途行想前事。數歲只如昨。漸欲過陰崖。愁看冰鑿鑿。留別陳子思舅

三載豈不長。回念如轉燭。南行在今夕。何以圖款曲。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犢。權門聚冠裳。夫子偃空谷。

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足。自怪離別間。悽然悲滿目。欲爲商聲操。操變不可復。欲爲秦聲吟。吟短不可續。杯行竟無語。慷慨遶空屋。別後兩何如。祇應保饘粥。

佳辰

春風雪中來。吹我堂上茵。斑衣次命服。左右如卿雲。芳樽洗復酌。再拜屬吾親。親年如大家。四子十二孫。子孫亦何事。忠孝而能文。請看今世願。不必辭賤貧。三牲苦易得。軒冕祇榮身。願以五百歲。獻母爲一春。再至竟州簡晁十二子履

送客客未至。自作河梁遊。清瀾浴曉日。爛漫黃金浮。蘋藻飄不斷。悵望蓮亭幽。憶君古堞詩。八月如轉頭。

靜勝軒

官居背西墉。有屋惟郛室。川原在其外。指掌千里隔。李侯富天巧。鑿壁盜山色。清風灑面至。竹蔭橫西北。坐令方丈地。萬古遺勝蹟。管氏南州來。謂侯有靜德。朱輪走岐路。夫子駕牛輓。權門聚冠蓋。夫子偃空壁。甘貧分始定。樂道心乃得。自怪塵土人。茲焉憩行役。欲爲居士操。聲淡不可識。欲學幽人吟。詞野不可易。忘懷古今混。問道乾坤窄。此意竟如何。青燈夜方寂。

古寺

崎嶇五六州。夏行今欲雪。亂山出已盡。平地心目豁。晴日午未溫。霜雲晚如潑。蕭疎秦樹遠。曠蕩周原闊。徑竹掩招提。門庭苦淒颯。廊低不可步。壁朽何堪割。歲月驚轉頭。是非紛若櫛。行歸聊可悲。再出尤孱列。

用此免飢寒。謀生一何拙。

城中見山

塵埃埋馬足。人事如鼎沸。朝餽尙不厭。何暇論身計。北山十里近。雲色常陰翳。日日在目前。無由謝城市。

曹南席上分題警鶴

清風來九皋。月出寒夜永。故人聞鶴唳。驚起同引領。山遙聲有怨。樹暗飛無影。不若君子言。詩書日相警。

熙州蔣穎叔侍郎席上

仗鉞出金門。投壺開玉帳。高秋沸簫鼓。萬壘環青嶂。白雲襯湖底。舟行若天上。絕勝後將軍。峽中惟四望。

蒙晁美叔祕監召觀書帖繼示長句次韻

作官在閒地。而我不得閒。有懷南陽書。三載願未還。駕言覲中郎。踴躍心桓桓。輒言慰孤寂。芳樽潔晨餐。詞妙編簡動。理愜心意安。期爲高人知。匪效男女歡。珍怪漸傾寫。寶墨來三韓。內愧無衣裾。覩面依門闌。元非白眉者。謬作青眼看。古書羅異代。千百猶未殫。如何二王迹。到今紙墨完。若獲摩尼珠。寔在承露盤。開緘龍蛇踊。偃蹇風濤寬。熟視已收卷。愛惜還重觀。筆意不可盡。始知學書難。永慙出納卑。敢近華省觀。珍重難再覲。出門猶據鞍。

感興簡歐陽仲純兄弟

昔我來潁州。繫馬西湖濱。潁州絕徧小。所愛民心淳。中間入南國。八載寄壽春。去潁無十舍。土風已頑嚚。

從茲重所處。不敢擇要津。遷徙雖未固。常願爲潁民。今者伯氏來。得官邑相鄰。民愚少鬪訟。所訊由饑貧。吏慰不識字。況復能舞文。惟有租與貸。未免勞躬親。而我無官事。獨得頤精神。日高偃空房。睡足方欠伸。日暮近燈燭。誦書忘冠巾。懶來起復坐。自在如閒雲。憶昨遊京師。交友千百羣。賢否未可辨。正直惟仲純。仲純年始壯。氣槩雄三軍。文章不待學。下筆如千鈞。飲酒或一醉。萬物如埃塵。近過潁州見。顏色彌清醇。兄弟亦相遇。磊落皆奇人。邀我上書堂。爲我拂素茵。呼奴正大案。食飲甘羅辛。論議不惜口。彼此從天真。夜川月已黑。笑語猶相聞。丈夫各有志。大者思經綸。其志苟未得。不如安其身。何時買鋤犂。耕鑿潁水垠。潁鯉如可釣。持竿就滌淪。相逢俟頭白。不復思淮潁。

送王君儀北歸

不能送君行。強題送君詩。詩中有鄙語。不是離別辭。君長不五尺。氣若干丈蜺。談經掩衆口。論道驚羣兒。況君擅才華。文若老吏爲。剛腸乏輓語。面折不我隨。人嘗論君材。照坐珊瑚枝。疇能論君心。清淨加摩尼。奈何三十六。未免州縣卑。君裝赴國門。僕瘦病馬羸。太倉幸可糴。窮達慎所之。儒冠易感慨。華屋難伸眉。紛紛兒女曹。足令壯士悲。工部貪採藥。漢老甘茹芝。不逢方外人。勿吐胸中奇。

贈盧礪

東風吹大河。北客思故鄉。門前車且留。念子道路長。子服儒衣冠。其家有禁方。非徒學之精。而又心術良。聞聲辨生死。易臂知陰陽。救療先閭里。懶上王公堂。子來視余疾。反側方在牀。頭風應手愈。珍重不敢忘。

遣我刀匕藥。三年用康強。我家乏黃金。我才非庾郎。贈子不成禮。秃筆題藥囊。

和孔毅夫學士題小閣

共坐既云隘。出也欲何之。晴牕日可負。此地猜璠璣。朝衣雖已穿。襖被亦已遲。緬思廬霍勝。入手當何時。

和孔毅夫省宿

拙學如拙商。欲益翻折閱。壯心消已盡。況復形羸茶。君年雖不少。面目猶冰雪。漢暑夜如何。青燈兼白月。

再和孔毅夫省宿

吾懶不閱書。知書不吾閱。雙瞳瞖仍眵。四體病如茶。黑鬚忽已蒼。但未頭如雪。空食竟何裨。留連驚歲月。

和晁祕校

墻溼生野蒿。簷低脅嘉樹。涼颺屋上過。故以逃大暑。念彼遠戍人。荷戈事軍旅。而我幸安寧。尙愧林泉主。

和僧圓益題靈泉

我思靈泉遊。不免去閭里。山寒景更清。觸目皆可喜。茲泉何潺潺。宛若雲霧起。酌之無淺深。那更問泥滓。盤盤山爲腹。鑿鑿石爲齒。噴薄無四時。其靈止如此。斯言聞千人。豈得盡其理。更喚山老來。煩師問初始。

壽李少卿

佳辰遡中元。大第羅燕席。千歲共茲日。冠蓋合佳客。中堂上壽遲。喜氣生四壁。男女燕鴈行。樽俎皆潤澤。惟公臺省舊。況是文章伯。明星在中天。五福陰有力。惟茲基本厚。未止家萬石。共揖廟堂尊。蒼生日安宅。

南園椿已大。悠久與之敵。長看堂上兒。白頭衣五色。

希魯奉議四兄生日

書工畫青松。慘澹千年姿。遼鶴俛不啄。下有龜如基。丈人坐中間。白髮衣帔帨。云是東方宿。來爲壽者師。再拜致此圖。惟兄能似之。骨強老于松。心靜靈于龜。形健瘦于鶴。自與長年期。從來事丹竈。得道今已遲。定應圖上人。適照生之時。富貴雖常情。在兄奚足爲。王侯金滿堂。不義乃滓泥。豈如食舊德。朝冠與朝衣。況復源流遠。後昆未可知。好看學行者。恐是麒麟兒。

讀縣父詩勝

縣地苦迫窄。縣亭乃荒涼。胡爲君子來。到此成詩章。上陳圖史樂。次道爲政方。終焉戒易足。俾爾能自強。荒亭實何幸。得此人不忘。年深粉墨剝。辭意彌激昂。誰云官穴小。會有真龍藏。其珠在人家。門戶常有光。余來誦反覆。感歎鳴中腸。臨風亟欲和。把筆猶徬徨。安得杜陵翁。爲我題屋梁。

讀于漬詩

于漬詩不多。遺藁數千葉。緬觀作者意。重歎今人拙。雅辭清我骨。勁氣噴壁裂。感激生亂亡。辛酸更愁絕。長城句最苦。三讀淚流血。莫學蒙將軍。功高家國滅。

傷春

人傷春色老。我傷春色深。桃花未肯落。半月羈吾心。有酒且斟酒。無酒將奚斟。有詩謾吟詩。無詩將奚吟。

詩酒兩不得。坐媿桃花林。咄嗟富家兒。滿堂收黃金。

苦雨

陰雲藏雨來。風吼如海潮。乖龍喜常路。下雨連三霄。平河忽瀾漫。不見城東橋。蟄者灌其穴。飛者飄其巢。惟有魚與鼈。得勢饒腥臊。雖聞雷霆震。若有鬼神號。禾豐不得斂。穗溼依生苗。農家堵戶嘆。始覺虛勤勞。乖龍莫之悟。自謂膏澤饒。始知旱魃虐。未得如雨妖。

七言古詩

自羅山入信陽過金關道中作

村南閒雞在村北。士堡如堪竹鶩脆。野蒿誅盡露溪滑。山樹燒殘空石骨。疾風吹蓬如卷裘。河水夜凍凌割舟。但願黃堂賀新雪。單衣布轆非吾憂。

濟陰

東州女兒年十七。身在風塵如在室。紅腮綠領巧相宜。露浥海棠嬌滴瀝。態濃意遠畫不盡。對客無言卻眞實。濟陰縣令爲留連。樽俎相逢復相失。我讀古人書。又愛斯人美。既未能忘情。亦未能忘禮。以情敗禮禮之賊。以禮約情情有止。上不與汝礙崆峒之山下。不與汝隔滄浪之水。無山無水有城市。咫尺青樓三萬里。東家酒香噴蘭芷。對客醉歌而已矣。君不見魯國有男子。拒戶不開寧老死。

送范德孺使遼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匝匝金盤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氈作屋。水霜漫野飛鴻鵠。道旁簫鼓動地迎。鐵面蕃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煖。日高賓館駐前旌。饋客往來隨酪粥。河間未弛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面來覘漢冠服。邊風吹雪罽氈城。氈城在處爲屯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之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勸。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桑麻萬里富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親觀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不須鐵甲屯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宇。況君總髮懷剛腸。往年司直中書堂。單騎走馬絕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舉足安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烽火三萬日。羽林超距閒金湯。年年蕃馬輸漢地。後車碾礪牽元黃。願持成效獻天子。歸來躍出尙書郎。歸來躍出尙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送朱彥文通直從慶陽辟命

洛陽之人秀眉宇。束髮從軍心自許。南徹梁江西瀚海。萬里相從舊賓主。慶州之險山作城。青岡路狹如鬬鼠。我嘗與君馳大漠。夜掘黃沙枕冰土。君今重行計安出。羽檄攙搶待君處。去年天狗墮地鳴。今年擬破靈鹽城。男兒鞍馬是常事。髀肉消盡須重生。況君到日春風發。行雲夜閉沙場月。戰馬沾泥不用嫌。功成使洛讎人血。君不見高平范公慶歷時。往築大順人不知。千金散士得死力。橫山可取猶提攜。至今塞下呼老子。關中使者公之兒。當年奏議千萬語。攻守二策真可師。勿云近事不足道。狄青之輩爲偏裨。

送田百里歸唐

田百里飄泊如雲心似水。我每思之中夜起。忽來訪我黃河涘。抵掌欣欣不能已。身形雖么麼。膽大無與比。茲行若過汝水濱。爲寄新詩與陳子。

次韻和歐陽季默觀書紀事之什

歐陽季默年三十。處世雖艱心地吉。居于頽垣壞屋偏仄之巷。而有個儻慷慨汪洋之美質。高才橫驚若飛走。橫野騰山漫置畢。吾懶居家病益生。絮帽蒙頭造君室。兒童驚窺前復後。笑我衰遲見風栗。升堂發篋數百紙。爛錦繁華照初日。怒生風雲與神會。怪走龍蛇堪股慄。奇蹤雖在人已亡。今也源流苦蕭瑟。吾家綈囊亦三四。縱有名書未充實。妻孥飢餓謂無用。諍語如蛩常唧唧。黃籤青縑纔數種。若比君家百無一。後會慙慙定若何。人生聚散胡能必。

次韻和晁祕校招飲

侯門公子桃花色。岐路書生情反側。羨君脫灑心坦平。交友如林真少得。懷中有疏未肯上。鄉里小兒空太息。黃梁飢冷且沽酒。爲客典衣無顧惜。淳于道舊醕五斗。倒載不辭門戶隔。共約他年江海遊。醉斬鯨魚尋李白。

依韻和祖休承議

吾聞明霞之綺良工造。若比君詩工不到。擲地方知作者神。補天非是常人巧。放懷似覺乾坤小。名節雖

高生事少。君不見漢陰有丈夫。腳踏空山樹芝草。

蓋公堂歌

膠西丈人頭皓白。避世不作諸侯客。黃帝老子是其師。短褐補肩人不識。嗚呼相國起文吏。能解干戈謀社稷。諸田喋血腥未已。封裹瘡痍與休息。三齊儒生多說士。強讀詩書談治國。席間衆口亂如髮。鄉飲明堂盡陳迹。丈人西來貌甚野。藜杖柴車而鰲黑。坐言治道本無事。要爾蒼生自安適。爾能高臥知大體。男子耕耘女蠶織。用之天下如掌上。況爾區區城七十。相君再拜受其教。舍以高堂奉顏色。相君已死君不來。千五百年人歎息。耽耽新堂作者誰。密州太守文章伯。太守高吟醉太白。年穀常豐無盜賊。三牛倒曳九僮僕。大斤截落琅琊石。修梁巨柱屹如湧。磊落巍峩稱公德。太守思公公不見。闢戶張筵望南北。詩成鬼神相對泣。文就龍蛇驚辟易。公今存亡詎可問。況今自有神仙骨。五嶷山高近城郭。太守有堂奚不宅。我欲寫公之意于鳴琴。又欲畫公之容于四壁。太守胡不置我于其側。我欲奮飛無羽翼。注目高歌淚沾臆。

鴻濛歌

【原註】范龍圖生日

山川鴻濛火未流。祝融羽衛行九州。南方有氣纏斗牛。乃生之人宜公侯。諫書十上辭不留。繡衣夜過咸陽樓。清談玉帳羌戎羞。羽林超距閒貔貅。單車弭節瀕岸遊。世間萬事公無求。茲辰歌舞良燕休。滿堂賓客來曹劉。再拜酌酒交獻酬。文彩照耀珊瑚鈎。願公壽考踰山丘。以八千歲爲春秋。

海內

海內儒生十七萬。日誦詩書頭白半。中有成名當路人。卻視詩書猶弊券。猶弊券。可奈何。勸君收淚莫零落。古往今來此輩多。

古冢行

朝行古冢東。暮行古冢西。冢中古人骨已朽。冢外遊子今何之。朝食古道南。暮食古道北。道傍古迹不可見。道上行人常役役。古人居今人必愛。今有古人人不識。面前和好兒女顏。背後往往張弓射。拂衣歸去非不會。無宅無田歸未得。長靴短笏隨衆人。斂首低顏爲俗客。深居晏坐尙恐喧。平路緩行猶恐蹶。口中有聲未嘗吐。嚙入喉嚨化爲血。君不見谷口鄭子真。又不見蜀中揚子雲。子真老死耕巖石。子雲嗜酒惟醺醺。丈夫窮達皆有命。萬事得失非由人。街頭沽販味雖薄。猶可賒來傾入唇。

提葫蘆行

提葫蘆。竹叢裏鳴。昔嘗見人學。今乃聞爾聲。草深山遠徑路狹。春盡日長花竹明。往來行人竟何事。足繭滕穿千里行。離家去國已牢落。況復飢渴貪前程。是時聞爾勸沽酒。下馬解帶留長亭。

花溪四松

君不見吾植四松樹。多植六松非溢數。高織筠籠避猛風。頻挑壤穴防根蠹。直幹清音已可憐。短長尺寸詩可傳。草堂舊客今安在。錦里花溪四百年。

觀文與可學士畫枯木

韋偃樹石名天下。後日良工無及者。任侯借我枯木圖。石氣蒼茫若唐畫。畫時只用牀頭筆。與可親題是真蹟。霜皮合抱隱不彰。老蓋支離存半壁。梢權骨朽心已穿。幹爛龍鱗體猶瘠。生意雖休根柢在。峴強杈牙倚天黑。膠流斷節文理深。笋枝剝落如針直。坐久疑行古塞外。凌空慘淡千年色。起身就視覺有神。不見筆痕惟澹墨。豈徒揮灑無人似。苦節清風貧到死。任侯珍重意何如。不獨畫好心君子。若使與可爲俗流。枯不雖佳侯不收。

楊照承議蘆鴈枕屏

畫師不肯傳風蝶。故作枯乾逞奇絕。清秋未合結繁陰。深戶何會灑飛雪。雪裏鴈兒苦耐寒。眠沙枕浦白雲團。黃蘆槭槭枝葉乾。江頭鳴鴈恰飛起。恍如身到瀟湘間。瀟湘洞庭雲水隔。山路披陁斷行客。從來冬景畫已難。況有翎毛似鶴白。已覺冰漫稻梁少。更疑水宿溪垠窄。生平有道付滄州。今日牀頭行動色。屏風主人家近便。我昔曾過潯陽縣。田蘆野鴈嘗親見。出門解榻定近逢。借我江鄉今對面。

西臺集卷十九

五言律詩

出郊

出郊雖未遠。已似惡塵埃。徑穩車先到。門閒客自開。花從今日見。會是隔年來。載酒無知數。揮金可快哉。

索馬

索馬周岡寺。鳥鳴問去程。頑風入衣冷。寒日帶霜清。朝市心雖懶。江湖計未成。因循已三十。真恐誤生平。

信陽道中避暑

下馬湯家市。前村數里賒。敗籬瓜少蔓。簇舍豆先花。放袖從風入。停鞍待日斜。欲知爲客恨。更久不成家。

鄆城道中阻雨

秋雨連三晝。羸驂驅不前。氣昏吁可怕。雲斷復相連。風急時翻蓋。泥暄懶著鞭。窮途不須問。吾道付高天。

許田道中雨止

索索風回陣。暉暉日弄晴。掃門收石潤。走馬覺身輕。路闊車添轍。泥乾僕問程。暮川行客遠。雲氣自昏明。

虞城病中遣懷

本作看書室。翻成搗藥堂。心違經歲月。病久怯風霜。未數囊中帙。先論肘後方。喜聞臨賀守。鼓枻過湘江。

【原註】長兄國博守賀州已滿歸必有藥物。

望王屋

感激愚公事。傳從太古時。伏中猶積雪。雨上見朝曦。氣與扶桑接。心疑峻極卑。天壇如可至。吾欲摘參旗。過朱僊驛。

氣象皇州近。川原暮靄中。沙平千里白。日入半城紅。出處形容改。驅馳歲月同。身名行可料。天地一衰翁。遷居潁谷。

漸入深山處。都無客到來。輕裘勝挾纊。渴飲當銜杯。得失情何預。閒忙老共催。清風一披拂。安坐興悠哉。定居。

臘盡風霜急。東城始定居。豫抄新歲酒。卻讀少年書。好事心渾懶。談空病未除。轉頭成四十。吾道竟何如。贈修顯上人。

巾鉢來何所。茅齋近竹林。能談高士傳。會得祖師心。我識詩情苦。公求理性深。三年居潁水。誰復是知音。留別損之居士。

去去南州遠。無人可問禪。牽懷從此日。聚首在何年。水落城東路。風清淮上船。我心須自寫。彈斷古琴絃。河陽閒居。

飄泊成留滯。河陽見五春。壤池無過路。委巷作比鄰。糲食稀留客。肩輿懶倩人。臨流休照面。自合鬢如銀。

河陽重九

佳辰雖可重。無客共登高。蒸粉隨粗飯。按花對濁醪。放歌元不解。擬賦亦徒勞。坐聽兒童語。悠悠愧爾曹。

獻壽二首

慶日三陽近。高門附帝居。迎祥春入幕。獻壽晚連裾。中子今持節。諸孫日誦書。始知題萬石。未足大吾閭。

家近黃金闕。筵供白玉船。兩孫今應詔。一子日朝天。壽酒如鱗次。斑衣作陣圓。夢齡人試數。從此更千年。

佳辰二首

傍臘春猶遠。佳辰氣自和。慈顏親事少。壽相比人多。姊妹新爲會。兒童預作歌。萊衣容醉倒。始奈錦茵何。

戶內三千口。誰爲第一樽。清風傳舊族。陰德助吾門。阿母神仙降。班姑法度存。他年堂上燕。侍立見元孫。

姪馬子試晬

去歲當今日。兒生在北堂。眉疎才必秀。耳大壽應長。乳驥蹄猶小。冥鴻翼未張。吾門如可大。藉汝志強梁。

早赴城西倉卽事呈諸同志

上馬雞鳴後。都門四望中。曉光欺月色。和氣挾春風。計拙功名遠。官閒況味同。醉鄉如可入。相率慰飄蓬。

就南排岸謁宋成伯不值而還蒙詩見贈次韻

懶作青門客。來尋隱吏居。上堂誰解榻。窺戶卻還車。似怕臨池驛。空翻插架書。生涯知有地。共學灌園蔬。

乙亥歲八月十五日夜。同景叔知府少卿。翼道提舉大夫。望月于河中之名閭堂。兼簡襄守歐三叔。

弼號守孫八元忠二首

上樓初照席，條華漸分明。佳節三秋半，前期一雨晴。冷光天外散，高會世間清。坐久疑輕舉，微風習習生。
秋深仍雨過，望月宴高城。列岫呈中夜，微雲避太清。星沈天若掃，林迴野無聲。故友知強健，應同醉五更。
陪蒲守景叔學士會暢家園

亭幽宜更酌，樹近合頻行。蒲劍慘慘長，荷錢疊疊生。隔林千岫踴，帶郭一川橫。共選尋山屐，無心更濯纓。
沈丘縣遇冬至夜會夷仲明叔

佳節無佳句，留連小縣城。客來爐火著，人靜佛燈明。把酒隨時俗，高吟屬弟兄。令人驚歲月，屈指是新正。
次韻和宋寧道太祝許氏園席上

雅宴屬才華，清詩自一家。高談落風雨，醉目傲烟霞。席地疎林隔，傳杯小徑斜。再來春已老，猶得醉殘花。
次韻席上

無聊情易感，多病酒先除。城影落平地，月光飛太虛。高吟空有調，倦思本無餘。讀罷傳三鼓，披衣歸我廬。
夜宿崇因寺述懷奉呈諸公

月老庭除白，火明山頂高。酒容無俗客，詩興任吾曹。促席暫謹誼，思家還鬱陶。坐聞鐘磬響，那免話離騷。
寓宿樂明之殿直家戲作

地狹開爐小，門深掩逕斜。雨寒冰裹木，風怒雪翻車。北第頻留客，南園欲探花。我身無定所，酒到是吾家。

會草堂嘗酒戲成四十字呈子思舅

白酒旋開封。身如鳥出籠。愁腸先抹倒。醉眼任矐鬆。甕近那妨就。杯寒且更烘。翁居鎮如此。我馬又西東。

酒後

爲爾題詩句。詩成莫浪傳。避人那是怯。勸酒自知妍。翠袖身如削。清歌喉未圓。良宵誰與並。明月共嬋娟。

次韻子思舅

幽居山霧合。日色曉相交。凍馬空嘶櫪。癡鴉不離巢。舊醅澄綠沫。新橘破朱苞。我豈揚雄比。無須苦客嘲。

讀子思詩二首

子思詩二百。開卷淚霑衣。今世識者少。古人能亦稀。當年出咳唾。此日成珠璣。誰憐盛名後。妻子貧無衣。

子思詩句好。當日少知音。不作蘇梅體。猶勝庾鮑吟。邾城山不敗。清潁水猶深。試問安良事。流傳直至今。

次韻李成之待制見寄

有客昔遭遇。郎官帥秦川。得閒欣燕處。佳句出天然。羽翼九萬里。功名三十年。詩成傳萬口。世俗累都捐。

次韻和子夷祕校見惠之作

啓函如會面。懷抱爲君開。昔有風騷主。今爲伯仲才。士風門外轍。生計掌中杯。早晚依閭巷。烏巾恣往來。

次韻楊久中阻雨

雞鳴雖不改。人病自添慵。地滑泥無跡。簷疎瓦有松。天低渾是幕。雲怒不成峯。欲決繁陰破。慙無利劍鋒。

次韻和越州監酒鄴令七兄見寄

去國悲新壘。還鄉曳故裾。澗寒迷路晚。花落度關初。計拙家無補。官閒睡有餘。生兒如可教。早晚大吾閭。讀將叔弟送路帥詩

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珍重吾將叔。當時亦苦吟。和宋成伯

度日門長掩。尋春事已非。鵲驚隨吏散。燕熟傍人飛。手拙裁書懶。頭昏漉酒稀。坐來空咄咄。不是悟禪機。蕨澗曹正叔有詩見寄。因以答謝

子學有餘力。我生無定居。與人常不合。謀己一何疎。酒熟同誰酌。詩成懶自書。會須還潁水。高枕閉吾廬。得來書有感。因成四十字。呈夷仲宣仲

獨坐長如醉。書來意暫醒。未能論會合。猶且慰零丁。客少庭稀掃。人回戶又扃。歸期試閒卜。見說紫姑靈。寄南齋諸君兼簡牧之公遠

寄語平生友。睽違情若何。每斟樽內酒。常憶醉時歌。大賦相如巧。新詩子建多。幸煩傳數紙。且欲恣吟哦。寄鄭介夫

鄭子安強否。梅花萬里春。如何投虎穴。直欲犯龍鱗。北闕今無數。南方信有人。可憐妻子在。年少不謀身。次十五里店寄交代楊十七判官

世事元無定。吾今得已多。轉頭新歲月。開眼舊山河。蹭蹬如君少。因循奈我何。此生深會得。不用接輿歌。

和李善初會張范二公

會面雖難得。情親豈易忘。定須留客醉。應話老夫忙。地去朝門遠。身依古寺涼。相逢拚一醉。千日未爲長。

從軍還京贈羅適正之奉議

一別書渾廢。相逢老可嗟。免爲邊地鬼。還宿故人家。塞路風霜惡。京塵歲月賒。衰顏不重少。兒戲煉丹砂。

出巡河東與徐勳宣德

防敵無時節。論兵有是非。屯營蕃馬健。部落漢人稀。土屋穿寒月。氈裘護鐵衣。相逢一樽酒。分首雪中歸。

送寅亮宣義赴明州

隨分之官好。舟行不計程。江山新入夢。風物舊知名。客館離人醉。賓筵楚士清。須知今夜月。近海更分明。

罷淮漕歸汝

任拙因成懶。求閒偶得歸。前途純可料。往事盡成非。汝岸瓜田薄。風川蕝逕微。終須一遷徙。知有灤魚肥。

至鄭州望故陳子思靈泉舊居愴然有感詩以述懷

夫子嘗招隱。雞鳴汝上川。飲徒隨手散。詩草任人傳。甥舅元相好。妻兒也可憐。有魂招不得。嗚咽問靈泉。

忤俗

忤俗真堪笑。謀生又不能。放懷衣落拓。高臥髮蕭蕭。面垢常揮汗。牙衰怕嚼冰。牀頭鬢拂弊。不爲逐青蠅。

書懷

高城壘修竹。小舍似山居。痛飲謀身懶。高歌與世疎。拂衣慚國士。買釣夢江魚。可笑虞卿老。窮愁強著書。

永日

永日梅空發。夜眠分作題。不因懷北客。未折向南枝。渡嶺朝雲斷。緣江春路遲。如何夢中作。常勝覺來詩。

秋風

天地東南遠。秋風萬里來。青雲如漫語。白日會相催。頭帶千莖雪。心闌一寸灰。說歸歸未得。江海路悠哉。

夜雨

夜雨洗殘暑。秋風應候來。庭柯色未減。黃菊意將開。布被已思夾。霜鐘漸欲催。歲華空向晚。心事日成灰。

破屋

破屋風千穴。樵疎日一竿。長巾籠短髮。舊褐怯新寒。道路形容改。悲啼骨髓乾。乾坤非不大。無地得閒官。

疎簷

疎簷團鳥雀。畫壁飽風霜。汲水三村遠。誅茅半畝強。齋錢隨客意。佛事寄僧堂。月落人相對。陰陰塔影長。

早起

起作南樓望。山河在我傍。春風入河濟。曉霧合嵩行。帶郭名園少。穿雲古岸長。留連成皓首。何處是吾鄉。

策杖

策杖西原上。東風意浩然。山河思舊隱。日月換新年。徑曲穿林巧。樽移席地偏。野花誰釘餽。故故簇平川。

亂水二首

亂水號新港。頽雲蘸古城。山樓遙出沒。野日自昏明。樹冷禽聲滅。霜高鵲翅輕。夢歸今未得。寂寞寸心驚。

恭輓神宗皇帝二首

御極三宸正。調元一氣淳。銅臺漳水夜。玉匣漢陵春。地拓山河舊。天升日月新。自今遺老內。有是四朝人。

恭輓哲宗皇帝二首

徧覆仁無外。尊居道可名。就堯方日出。過杞忽天傾。海闊金鳧下。宮開玉鑲鳴。早知龍竟去。鑄鼎不須成。

恭輓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四首

受遺開嗣聖。約禮避前人。聽覽存公議。艱難付老臣。官車闔闔晚。帳殿鞏原春。似待吾君長。雲軒卽上賓。

聽朝驚屢輟。端拱異平居。垂殿簾初徹。因山道已除。書遺長樂記。音斷濯龍車。誥下猶加惠。華夷定宴如。

因革功兼至。權宜道可稱。力扶天步穩。端拱太陽升。椒寢迷彤管。泉關付漆燈。須知天子孝。不獨改園陵。

勳業三朝盛。哀榮萬國同。人疑無外戚。家不選中宮。天泣時零雨。神遊恐御風。憂勞如治水。九載亦成功。

恭輓欽聖憲肅皇太后二首

維昔艱難際。安危屬母慈。元龜猶不豫。大策更誰咨。寧霧雲方合。當空月遽迷。聖君常泣慕。知以舜爲師。嗣聖當天日。權宜道不居。力明當辟事。豫下撤簾書。備物端門遠。神遊武帳虛。不知任與姒。較德定何如。

恭輓欽慈皇后二首

神考當天日。宮闈祝燕禱。日符元有感。坤軸歛先摧。追冊音容闕。攀號吉葬哀。行知九虞祭。欽聖仗同迴。緬懷章懿事。聖孝代相傳。比上欽慈冊。還同明道年。玉衣晨不整。帳殿夕相連。聞說詞多感。哀容可動天。

輓司馬溫國公丞相二首

黃髮來雖暮。丹心病未休。艱難天下事。際會老臣謀。似覺浮風返。空嗟白日留。定知名洵洵。萬歲與千秋。禮絕非因貴。哀深卻有榮。世間都畫像。海外亦聞聲。後事從諸老。前賢是友生。故應房魏輩。泉下定交情。

輓范丞相忠宣公六首

曳杖三朝老。持衡一品尊。忽同秦逐客。幾見楚冤魂。公哀方還第。輜車已及門。遺言不須記。一一表中存。出處從來定。榮華取次休。嘗看居相府。只似在安州。不事千金產。能捐萬戶侯。哀哉天報施。僅免葬江流。伏枕言雖少。遺書志可哀。尙謀裨國事。猶欲盡人材。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更驚諸老盡。吾道信悠哉。大節誰堪擬。危言每可驚。不牽身外物。寧向澤邊行。近闕官皆復。還家歿亦榮。升堂誰慟哭。知是老門生。忠義傳三世。衣冠盛百年。功名富貴地。父子弟兄賢。被放長如往。生歸豈偶然。至家還不起。無處問蒼天。

揮淚西原上。晴雲爲我陰。誰知如望歲。竟不復爲霖。主聖空攜己。民思未絕吟。已休還一慟。非但哭知音。

輓司空中國呂公六首

浩蕩風雲地。哀榮屬老臣。兩朝尊柱石。三世擅經綸。際會看前輩。安事付後人。不須論制作。風俗近還淳。騎吹西城曉。衣冠一望中。尙疑歸鄭國。還似葬溫公。道在民先定。兵銷歲自豐。故知伊呂事。千載有遺風。試論司空事。還如慶歷年。鹽梅雖國論。衰繡是家傳。二聖知人望。三公託世賢。奚須論燕處。無事不超然。歲月還箕尾。風雲暗上臺。定超三界外。元自九天來。水木遽逕合。泉門颯杳開。太平雖已見。吾道亦悠哉。位與諸公絕。恩逾上相尊。朝廷惟再拜。論道掩諸昆。體貌傳三世。光華聚一門。蒼天苦難料。端坐讀招魂。道繼三賢後。名成六相齊。氣摩南斗直。功蓋北山低。背日衣冠祖。穿雲鹵簿迷。道旁誰首白。堅臥作兒啼。

輓王元之相公二首

門風清可尙。有道付陶甄。舊載傳家榜。新承願命篇。遺文星轉斗。定策日升天。東府功名地。安居十五年。道與風雲會。恩留雨露滋。小心黃閣老。大手白麻詞。家有衣冠盛。朝無故舊私。不須三寸舌。終號帝王師。

輓歐陽伯和三首

不起斯人疾。哀歌未是哀。淚流千點血。心死一團灰。白日空垂照。悲風亦自來。半途成永訣。天道信悠哉。慟哭西原迥。晴雲爲我陰。山河一長纓。生死兩知心。世譜傳來久。天文驗自今。此名埋不得。未信九原深。純孝慈顏感。悲啼令季傷。鳬飛元傍母。鴈少不成行。壽夭從開闢。賢愚竟渺茫。不須論甲子。未省鬢毛蒼。

輓履中學士二首

孝悌由家法。詞章亦世傳。婚姻甥舅好。門戶弟兄賢。問疾猶樽俎。遺文禮簡篇。平生惟一轍。何事不長年。
漫向蓬丘老。都無一遺車。家人新買道。帛客舊通書。樂事生來少。兼官病後除。蒼蒼吾欲問。生理竟何如。

輓晁端友著作二首

【原註】其子補之來求。

好學五車富。輕財四壁貧。風流漢家令。文物晉詩人。門戶青氈舊。窮途白髮新。招魂誰解意。慙愧屈靈均。
試問生何事。清詩七百餘。父兄無舊產。妻子有遺書。散誕謀生懶。高情與世疎。蒼天高莫問。長短竟何如。

輓李成之待制六丈三首

高論嵇中散。行吟楚大夫。笑談雖自若。放逐竟何辜。浮世終難料。蒼天不可呼。莫論身後事。忠義付諸孤。
西帥旌幢舊。東州几杖新。偏裨嘗破膽。徒弟盡書紳。雄略渾無敵。沈機妙若神。不須鋤盜賊。公在本良民。
道孤從白眼。骨朽任黃泉。不與今人合。空爲後世憐。文章還誤己。窮達竟歸天。遺藁知猶在。應容手自傳。

輓盧革通議三首

耆宿今多少。惟公景德人。家鄰吳市卒。名重漢庭臣。路在猶耕月。門閒似送春。纔知圖畫好。時見舊精神。
教子生前貴。休官物外榮。去家金節重。開戶玉棺輕。江水元如舊。松林長未成。祇應山鳥恨。長向壠頭鳴。
誰記先生事。聲名五十年。素風人不及。陰德世相傳。氣與名流合。官隨子舍遷。闔門賓客散。悵望白雲天。

代范忠宣輓中散母公三首

平日書生貴。中年使者尊。繡衣雖去國。珠履會填門。奏疏皆民事。遺言爲國恩。哭君無好句。端坐獨招魂。
宿昔函關路。遊人作上官。雞鳴軒蓋入。馬到吏民安。苦節催頭白。清名過齒寒。生平彈與挂。只是一朝冠。
解組將安適。無何乃故鄉。門庭雖取次。詩酒是尋常。車過音猶在。琴閒調已亡。因居悟生理。天地只茫茫。

代范德孺輓李稷運使四首

倥傯軍中事。飛騰使者尊。龍岡雖有地。馬革返無門。未見朝廷誅。空遺子弟恩。不如行楚澤。先自作招魂。
萬里魂應返。沙場血未乾。幽明新雨露。恩怨舊衣冠。聲作虞歌易。詞賡楚些難。莫憐歸骨晚。弔奠只空棺。
吾道何伸屈。斯人忽已亡。夢妖非二豎。風變哭三良。室有千年記。塵無一窖藏。舉頭天色在。今古自蒼蒼。
遺札何堪問。知無封禪書。殺身今已矣。報國事何如。人去衣冠在。魂來戶牖虛。應同廣川記。惟見玉蟾蜍。

五言長律

送太師潞國文公致仕赴闕朝覲歸洛

事業觀前輩。汾河出異人。擎天爲柱石。蓋代服經綸。早歲登黃閣。羣公會紫宸。指揮平大盜。咳唾福生民。
契合由天意。威行靜塞塵。飽聞鳴鸞駕。久已畫麒麟。陰德歸宗社。昌言啓聖神。功成能絕口。道在不謀身。
自昔規模定。于今風俗淳。立廷山不動。容物海無津。文力揮南斗。白光拱北辰。英姿元岌業。雄略只逡巡。
慷慨遺軒冕。光華被縉紳。十年三冊命。四海一師臣。貴極多齊物。名高卻任真。氣完神洒落。骨老石嶙峋。
正殿需雲合。初筵醴酒醇。異恩非故事。全美勸朝倫。高臥鷓鴣集。忘懷鳥雀馴。鸞熊心益壯。〔原註〕鸞熊九十爲文。

王師曰投石超距吾即老矣。坐策國事。臣心尙壯。尙父德逾新。行色嚴舟御。榮光照席珍。二疏翻小節。九老盡佳賓。坐上文章士。田間道義鄰。曹劉不難致。園綺會相親。穎脫居塵外。逍遙占水濱。孔光靈壽杖。山簡接羅巾。賤子登門晚。微官侍坐頻。倦遊心落拓。多難骨酸辛。懷古悲寥廓。低顏任屈伸。鄒裾羞掃地。墨突自營薪。餓死猶思洛。當年偶過秦。填溝知幸免。彈鋏更何因。室況淳于賤。交情鮑叔貧。廢書頑度日。逃飲病酬春。請謁衣冠弊。留連體貌均。不堪名碌碌。尙辱誨諄諄。器小甘無用。詞繁恥重陳。綵衣園鶴鬢。毒酒吹魚鱗。江海新歸計。乾坤舊化鈞。終篇懷感激。肝膽覺輪囷。

送交代楊應之判官歸洛

借問楊夫子。還家洛浦春。兩爲黃綬吏。雙健白頭親。烏帽斜欹面。班衣穩稱身。鵲靈方報喜。龜夢久方神。【原註】應之光祿君嘗夢遊壙中。見其祖焉。旁有龜行。謂光祿君曰。以是賜而爲子及生。應之遂名龜寶。取史記所謂龜者。國之寶也。高臥今賢相。居閒舊老臣。上堂從隱几。侍坐好書紳。存沒空懷感。交遊素耐貧。先生墳上淚。御史甌中塵。嵩頂饒穿屐。伊流慣幅巾。直絃歌太尉。曲學笑平原。自滯心元懶。偷閒味卻真。折腰陶靖節。散髮屈靈均。王屋風鳴籟。龍門月漾銀。白芽烹澗水。綠筍當江蓴。折鹿諸儒喜。騎驢大尹喧。贈人袍已弊。賒酒券常新。小子元疎放。忘歸任屈伸。馬肝嗟屢食。犬吠脫無因。文史慙方朔。形骸謝伯倫。恥同珠履客。寧作醉鄉人。瓜熟叨爲代。情親願卜鄰。乞錢金蹕獨。試研玉麒麟。祖道無供帳。停車有吐茵。心胷兩傾倒。轡轡動星辰。

送鄆州楊子安教授由京歸洛

如去嵩陽客。清河穩放船。東州新學校。南郭富林泉。悟道先生敏。爲文子弟傳。烏皮常隱几。黃絹動成篇。
太尉風流在。裴休理性立。老松生幹直。大海得珠圓。肆筆君房好。論才賈傅賢。尙書行給札。博士久虛員。
獻策諸公喜。談經衆手編。長鯨鱗鬣就。儀鳳羽毛鮮。小子甘環堵。窮途懶著鞭。家貧門外轍。酒價杖頭錢。
官冷雖知命。身閒學問禪。功名看異日。交契賴同年。明月行梁苑。涼風度潁川。叫闌宜上疏。負郭莫歸田。
飲散盃投地。更闌斗挂天。離懷吟不足。彈斷古琴絃。

早寒

十月清宵永。空齋已怯寒。霜籬飛葉密。風案拂沙乾。晏叔狐裘穩。公孫布被完。簷澌方綴瓦。井凍漸封幹。
飽食留鷹距。虛驚落鴈翰。誰來沽酒飲。自笑典衣難。想望存心曲。嘻吟恣筆端。河冰思澤國。路雪寄長安。
邑邑爐灰冷。熒熒燭燼闌。門前生計在。葦蓆稱車單。

西臺集卷二十

七言律詩

與龍節

簪笏千官拱帝宸。四方同日盡君恩。五枝度曲南風應。萬壽稱觴北極尊。金奏無譁覃雨露。瑤圖有算比乾坤。願爲善頌廣天保。如日如山萬子孫。

羅山卽事

吏情臨老盡偷閒。異縣人風倦往還。古屋半摧元是塚。重岡相帶不成山。昇平是處容餬口。應接非心祇強顏。早晚騎鯨跨滄海。欲拋簪笏寄人間。

信陽軍筵設樂口號二首

談笑西州塞上春。歸來不薄兩朱輪。功名致主期三代。忠孝傳家第一人。御史平生能許國。將軍未老肯謀身。義陽今與淮陽比。汲孺當年亦諫臣。

曾將行事著成書。前世嘗聞近世無。帝闕天門辭禁近。蜀山秦塞任崎嶇。殿帷昔用書囊染。皮几今隨道帽烏。忠孝成名生計懶。義田十頃近蘇湖。

至曹州。值羅正之著作部夫河上有阻會合以詩見意。

百里傳書浪有期。到頭樽俎恰相違。春回通沈花爭發。冰泮明河客未歸。年老無成今世有。身閒不飲古人稀。諸公憐我如相問。爲道因循未拂衣。

〔原註〕懷熱羅仲元著作與定陶寧陵下邑諸宰皆相識也時與正之同歸夫河上

內中考進士

北風吹雪舞長廊。束帶三千筆陣忙。地色不通金瑣盡。天香未散玉爐光。龍墀暴漲詞源湧。鶴駕迷空羽衛翔。三月漢庭重射策。幾人彈轡待王陽。

入內考進士同考官唱和三首

早歲成名地已尊。徘徊五十始乘軒。官同長孺事居後。疏似王陽獨上言。道氣鬱紆瀟嶺秀。詞源浩瀚峽江渾。研朱共較公孫策。坐覺文風似建元。未得還家意不忙。日斜人散傍脩廊。白頭已向新吟懶。青眼相逢舊話長。高閣無聲沉晝漏。側門有路想天章。聞公自謂忘懷者。今日情懷豈易忘。明光寓直偶然同。八百儒衣席漢宮。下筆春重從地起。舉頭帝座在天中。條陳不啻三千牘。品藻今惟六七公。況是篇章容易得。好令編集附唐風。

登瀛閣

穿池引水事清幽。水有寒魚釣艇浮。慣識蓬萊好風月。裝成滄海舊汀洲。波涵弱柳雙行影。露裊衰荷半頃秋。從此東州富賓客。菲才先得從公遊。

余除鑄錢使者。居厚除尙書郎。俄皆銷印。卽事二首。呈居厚。

出處平生大致同。中間得失等雞蟲。髡髻昔似晉羣謝。華髮今成楚兩龍。握有蘭香爲子祟。御無銅臭坐
余窮。善和舊宅殘書卷。只合連牀聽曉鐘。
病鴻垂翅噤無聲。慣見虛弦莫浪驚。二仲卜隣元不惡。兩生堅壁未嘗行。出關誰識爲周史。入社猶堪伴
洛英。都把首陽山占斷。採薇到老沒人爭。

秦州道中

單車五月使西州。行入秦關鳥鼠秋。蘇季金多纔過洛。子房功大願封留。新詩欲報難開口。舊物閒思若
轉頭。邊戍移書謝妻子。搗衣相寄不須愁。

別從事

從事歸來半白頭。吾今便欲別南州。穿花載酒知難得。散髮行歌且自由。官小恰爲黃綬吏。興濃思共赤
松遊。莫嫌潁上生涯少。會向焦陂買釣舟。

潁州道中有感

異鄉聞說潁人賢。我到常疑地使然。江泛五程無險岸。馬行千里盡平川。新禾狼籍團團穗。遠樹婆娑簇
簇煙。寄語汝陰官長道。會須日上泛湖船。

臨潁道中值雨

野氣寒雲漫不收。飄風送雨冷飈飈。路長馬怯驚蹄滑。巢濕鴉飛打樹稠。計拙甘爲黃綬吏。途窮空敝黑貂裘。閉門坐臥眞安穩。吾道東西不自由。

暫居河上。獲從致政丈朝請之遊。仰慕高風。因成拙句。

葛巾欹側髮毛疎。安穩揚雄宅一區。縱酒偶然因客至。行歌渾不用人扶。穠花嫩蕊何曾歇。小樹幽亭亦勝無。春日出郊惟跨馬。牡丹纔發到西都。

清河閒居

書囊藥笈付妻孥。解語嬌兒戲坐隅。几淨飽看新印史。壁高親挂舊山圖。待憑風月招佳客。豈有功名屬腐儒。小睡接羅巾自落。未甘散髮號狂夫。

望春宋公第

宋公池館舊相招。人比青松更後凋。但怪麒麟猶素壁。不知祥鳳已丹霄。賓筵揖讓雖分散。儒館風流未寂寥。不比填門並擁簪。百年纔過卽聲銷。

題崇因寺

閒遊偶此共攀緣。勝事誰能爲我傳。山鳥無巢任來往。溪流有石更潺湲。路迷空谷寒生霧。目極平林遠自煙。便是瀛州與方丈。不知何處有飛仙。

過天清寺

收拾閒官作伴來。百年懷抱爲君開。高標不數慈恩塔。迥眺如登單父臺。料有神明扶岌嶮。恍疑星斗接崔嵬。不妨痛飲相牽率。待把生涯付酒杯。

曹南貢父學士席上

眞珠花小帖顚垂。不分蘇州說杜韋。漢殿香新初著體。楚宮腰怯未勝衣。風林巢穩鸞雛嫩。水閣梁高燕子飛。欲作清詩答清唱。恨無清思敵元暉。

賀呂子進舍人告謝

金殿移班再拜歸。門庭未冷又光輝。百年相府風流在。三世詞臣際會稀。應復異時當化筆。莫留同甲弊朝衣。似觀天上三階正。又有文星入紫微。

次韻和子思舅

聞說幽居傍北溪。莫將歸思作新詩。未爲野客隨翁去。應被山僧笑我癡。近日病中爲酒敵。〔原註〕舊有戒酒之意方可爲敵。他年物外得禪師。林泉漫有花開約。借馬相從能幾時。

和陳子思舅探梅

曉過東堂探早梅。山翁指處一枝開。只憐舊路無人到。誰爲新詩有意裁。晚雪欺凌空自怨。春風吹拂似相尊。更須催問今朝客。有酒有花宜早來。

次韻蘇子瞻內翰入直鑾院賜官燭法酒

兼金作帶玉爲郎。夜步花塲拜賜忙。絳蠟持來元未點。黃封纔破已聞香。星隨燼落花猶在。霜送杯深味更長。乞曉卻穿丹鳳入。白麻宜對殿中央。

和趙達天入試院

不帶書來倦日長。詩傳新語似襄陽。工夫不比唐風集。氣味如聞漢著香。醉酒典衣吾已老。賜袍奪錦子行將。憑詩更作騷人體。爲說幽蘭靜處芳。

和趙堯夫晨起

留連夜色城中月。造作秋聲雨後桐。殘燭有花非目眩。宿醒無病似頭風。未從丹竈遊方外。且對黃梁說夢中。三十萬家天欲曉。非煙非霧氣葱葱。

次韻和應之判官寵示之作

青衫補綻髮鬢鬆。未信無文可送窮。醉入南山題石虎。夢回西洛賦驚鴻。君才特起如秋鶚。我病微吟若夏蟲。場屋舊遊都老大。可憐樂事轉頭空。

和呂紀常奉使契丹

雪壓胡沙老上庭。春華雖減使華增。且看意氣並人物。未說文章與吏能。轉淀早行圍曉月。淖沱還渡拆春冰。紅牙新下都司詔。異日應須五色綾。

吹韻和錢穆父提刑九日登鄆州樂郊

酒面吹花點客衣。茱萸採盡葉離離。蒼苔不掃迷三徑。綠竹長生任四時。文會難逢嗟已散。清歡易失卻成悲。北垣龜石皆陳迹。賴有曹南慰我思。

【原註】樂郊有劉原父、永叔、聖俞、賈父同賦詩刻石。而今惟賈父在。

和錢穆父舍人

簪笏三人共一班。仙凡回首不相關。連名花判團宮硯。隔坐香焚暗博山。紅藥對開塔兩畔。紫宸入侍殿中間。更知外省文書少。草罷詞頭閣老閒。

寄鄆州李常武兼簡王希才先生須城王敦夫

胡髯落面少知音。會愛清閒忙至今。負郭買田元有意。上書論事已無心。參軍近日詩情老。居士從來理性深。若見須城王令尹。爲言憔悴白頭吟。

寄歐蔡二家兄弟

人靜身閒日月遲。酒來誰共倒玻璃。吟如峴首山前過。醉似武陵溪畔迷。新夢未曾離額上。舊交長是憶淮西。郡城到處頻行樂。驢馬驢車理卻齊。

和夷仲寄仲純叔弼

流水無聲凍未銷。故人何日許相招。雪花開徧城頭樹。月色應添淮上橋。十載塵埃身碌碌。百年杯酒意飄飄。弟兄已有東歸意。早晚同來採藥苗。

和河南尹上清宮祈雪

旌旄十里駐邛山。夜醮琳宮太古壇。寶殿降真方隱隱。大田彌望已漫漫。撫封和氣通爲潤。載路歡謠不避寒。瓊苑玉樓局大內。惟瞻銀闕在雲端。

和董十二司戶見寄

官居破屋兩三間。佳客留連我厚顏。一月俸餘纔有酒。十分地僻卻無山。折腰州縣傭來久。散髮江湖願未還。不是清朝甘吏隱。偶因多病伏安閒。

次韻魏承議

翠柏相交夾路深。閉門憔悴白頭吟。曉風駕月粘天去。宿雨堆雲接地陰。酒伴留連非北道。交情珍重比南金。近來髮落牙仍缺。惟有如丹一寸心。

次韻和貢父學士遊左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歸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僧軒愛客長開戶。沙鳥迎人不避舟。一塔清風來自遠。三樓寒月影相留。酣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

次韻和裴士傑庫部對棊上貢父學士

吏散公堂訟已平。東軒一局晚牕明。風雲不動星辰燦。樽俎無聲玉石爭。意外死生由巧拙。手中舒卷乍陰晴。自憐小數非秋格。坐久惟聞鴻鵠聲。

次韻和褚恕通察推淮上有感

小牀高枕臥書空。節物淒涼歲歲同。錢在杖頭嘗自醉。花開門外爲誰紅。君閒好事成癡。我病裁詩句不工。故國欲歸歸未得。東風隨夢去匆匆。

和梅德充見寄

前年離陝宴溪傍。白髮蒼顏各老郎。親意百年楊仲武。【原註】楊仲武之姑嫁潘散騎。所謂潘楊者也。而某之外祖乃德充之大父也。友情千里晉眞長。【原註】晉劉琨字眞長。與王羲之雅相友善。孫盛作易論語。論詩手出都官案。【原註】聖俞爲都官下。德充之父也。劉原父嘗與眞長來。同應有以制之。論詩手出都官案。【原註】聖俞爲都官下。唐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好事家傳侍讀香。【原註】德充之大父翰林學士侍讀。在眞宗爲朝臣。性善書。到并州何處覓柳溪。高會正傳觴。

和歐陽伯和見寄

自笑無能與世疎。此身疑作野人居。穿花載酒雖難得。散髮行歌許自如。賴有兒童守門戶。不妨賓客到階除。會須拂拭烏皮几。準擬虞卿共著書。

和李文叔寄號州孫元忠學士

病懶逢春不似春。已衰心力未閒身。入關勝跡都題漢。度隴方言漫計秦。人會一時親買馬。交情千里屬雷陳。漸知歸計無多事。只待男婚女嫁人。

次韻和穀熟徐仲元著作作監倉之作

行見東州山外山。卻回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疏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

倪寬只今欲作歸休計。淮上田園累歲乾。

奉呈中叔仙翁覬永光

兩君相得富家聲。書字題詩別有名。健筆九分張長史。苦吟再產謝宣城。門閒掩月居人少。木老凌風直舍清。願我菲才空有願。願同吏隱過昇平。

和希魯四兄奉議陪蒲守景叔學士宴名閭堂書事

大棟修梁城北樓。使君冠蓋簇樓頭。左山右水足清會。弔古懷賢非俗流。月出長天猶未夕。風來大暑頓成秋。登高能賦真吾事。未及相如死不休。

和宋開叔韻遊風穴山白雲寺

人去人來半日間。徘徊絕頂覺身閒。風雲不動心猶恐。星斗相輝手可攀。皂蓋遠如天上至。籃輿曾記月中還。防身一劍今誰倚。何必崆峒始是山。

和僧圓益晚歸三峯

昨朝分路指溪泉。今日憐師寄一篇。歸去且看松徑綠。重來應見杏花妍。風吹林杪聲初闌。日曬牆陰影漸延。待得青春夜如晝。卻煩相喚詠嬋娟。

和夷仲兄嵩山嶽寺會宿

相迎終日踏泥沙。行過山南路更賒。雖有風光堪共賞。自憐詩酒屬吾家。野僧好事招題壁。稚子無端愛

折花官冷囊空不須問。此身強健自生涯。

悲陳子思

別後悲傷今已休。相逢淚散不能收。遺書欲問難開口。往事尋思若轉頭。李白才華都是夢。淵明牢落幾經秋。草堂故地今存否。留作生祠記舊遊。

輓歐陽文忠公三首

夜夢釣天去不還。送車千乘出長安。醉翁亭遠名空在。會老堂深壁未乾。墓草荒涼秋日暗。松林蕭索晚風寒。北山有石誰能取。四十年名不易刊。少師盛德書生服。居士高名數歲餘。清潁歸來人事近。白雲乘去夜堂虛。累朝舊籍刊成史。集古新編滿載車。聞說使星來已晚。茂陵應復進遺書。冠冕魁吾二府尊。義緣宗社不謀身。生前事業成三主。天下文章無兩人。志與經綸埋厚地。道懷正直作明神。末年七十身先退。再使人間風俗淳。

五言絕句

和陳子思遊靈泉山

婆娑盤石大。狼籍野雲多。借問山中客。桃源路幾何。

和十一舅題金蝦蟆

石窟昔藏金。蟾光射百尋。今朝在何處。山景正陰陰。
和希之

幽禪吾不學。靜處豈無心。日轉眠雙樹。風和散雨襟。

月沒

月沒雲生障。風和雪壓沙。居家嘗似客。行路卻如家。

七言絕句

過泗州贈同行

往來不絕千竿繳。頭尾相銜兩岸船。安得樓高三萬丈。與君直上看雲煙。

將次六邑讀子美詩有感

蘇嵐背日千盤曲。淝渚迎風四面吹。此水此山吾有恨。杜陵才子不同時。

從霍丘赴六邑道中卽事

野塘無渡水潺潺。五月涼于八月間。傳語弟兄今好在。有聲相喚卽西還。

與信陽王君儀司理約遊首山寺不遂

渡河五里列南山。僧閣連延半嶺間。歲暮相招春晚去。出城風雨又空還。

杜家溪

入山先到杜家溪。溪水長流不住泥。好作清新紀秋色。竹林深處爲君題。

江行

長航駕浪入煙空。大醉高吟天地中。快事平生未曾有。渡江才得一帆風。

楓橋寺讀張祐詩碑云。長洲苑外草蕭蕭。卻憶相從歲月遙。惟有別時應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是夜與溫老語。殊可人。翼日又邂逅程夢良二人。相送寺門。因留一章紀事。

茂苑春歸花信空。黃梅漸熟麥搖風。今朝門外分攜處。還是楓橋烟雨中。

和陳子思謝見過

入城那復得逍遙。酒熟花開卻見招。從此相思不須說。只將詩句寫無聊。

和陳子思宿陳家寺

詩老才多又好奇。吟來直欲壓元暉。惟予不奈思家意。夢逐山雲一夜歸。

和陳子思晚出崇因

兩山夾路鬱崔嵬。雲縷飛空似剪裁。此日定須相別去。甕中殘酒待誰開。

和陳子思馬上口占。令益師攜茶紙赴會之作二首。

幾時曾買建溪芽。小篋深藏品必嘉。豫約今朝狂醉後。須煩同泛一甌花。早攜數幅過山隅。明日詩情各有餘。案上羅文如已少。金花銀葉也堪書。

次韻陳子思

每到題詩偏得趣。自憐把酒不能歌。他時若有相思意。寄我千篇不是多。

和陳子儀

臨行又探北園芳。且欲相延伴酒觴。不似春花少顏色。只看蜂蝶逐風狂。

次韻陳子思留別

上馬同尋舊路行。風林日暖自無聲。此時話別難爲語。山水淙淙聒耳鳴。

次韻十一舅留別

莫說他時招我易。須知此日別翁難。還家何似偏相憶。卻檢殘書獨自看。

和子瞻題文周翰郭熙平遠圖二首

牕間咫尺似天邊。不識應言小輞川。閒說平居心目倦。暫開黃卷卽醒然。木落山空九月秋。畫時應欲遣人愁。因思夢澤經由處。二十年間若轉頭。

和宋開叔監簿解榜

衣冠相見雖甥舅。場屋同遊若弟兄。今日青雲皆有意。他時白首見功名。

和夷仲兄舟次蒼陵

蒼陵每過怯舟還。聞說蛟龍在水間。今我到來都不問。一聲鳴櫓見青山。

和宋寧道太祝簡陳濟翁

從吾坦率任吾真。每到花時得意新。但恐詩人足離別。此生何處不逢春。

某在洛中。蒙朝請惠書促歸。兼錄示賞家園芍藥兩絕。比離洛中。芍藥已闌矣。因次元韻追和二首。

花開次第剪繁枝。先後爭妍各是時。禮和新篇隨尺素。何須親見始題詩。

看花不覺過花時。香草才餘十數枝。聞說殘樽酒可倒。曉風吹袖已披披。

【原註】轉退之詩。何如不待報歸袖風披披。

次韻和魏聖源

市朝雖近是閒官。詩句清新酒量寬。料得還家霜滿地。贈袍應有故人寒。

寄穎川歐陽仲純兄弟

早來簷雨瀉空階。投晚陰雲四向開。最好西湖今夜月。不知誰在女郎臺。

寄蔡州歐陽仲純

東西相去若比鄰。肥馬輕裘有故人。美酒如霞花似錦。莫令辜負汝陽春。

寄成都宇文裘

春深相別已秋深。日載烏巾遶竹林。斫得魚竿長十丈。無由同釣錦江心。

次韻答楊二十器之簡後見貽之作

門外曾留長者車。醉如白也騎鯨魚。恨無車騎堪生計。不得長安買酒壚。

再次韻

散髮行歌意自如。不須身作蠹書魚。相逢酌酒彈碁外。共杵丹砂試藥爐。
戲贈濟陰令羅正之

飲酒不論彭澤令。草書渾學右將軍。更知近日詩爲苦。未及襄陽有幾分。
和僧圓益

山峯望處人難到。草徑行來馬自知。多謝山僧掃塵壁。我今有意不能題。
戲留僧圓益

城頭雲景曉漫漫。未雪先驚特地寒。明夜若能沽美酒。詩僧應不問歸鞍。
和僧圓益先到靈泉

無煙遠數三千嶂。有馬同驅十二蹄。卻喜山前堪洗耳。水聲激激聽寒溪。
飛泉

飛泉噴薄萬珠圓。宛似驪山十月間。好作湯池浴寒月。醒人心處是潺湲。
神泉

神泉題字若魚鱗。短句長篇數十人。試向壁間尋作者。李師中後有黃莘。

書軒東向木欄干。寒食相招對酒盤。日色帶陰春竟晚。幽花未落蝶成團。
卽事二首

屋破風斜漏不休。布衾無裏臥窮秋。貧家未說田家苦。狼籍殘書濕自收。
溪迴帶樹彎彎綠。山遠迎人步步高。春水滿塘蘋岸去。也如江上見風濤。
偶題

拄杖行行去路遙。城荒樹老色蕭條。潁州寺裏僧知否。夜夢常遊飛蓋橋。
自嘲

箸下嘗來新蟹美。甕中麴得舊醅渾。只今醉倒君休笑。便足當時吏部孫。
自憐

自憐貧病也爲儒。燈火相親十歲餘。昔作兒童今已老。案頭猶有未看書。
病中

閒後題詩醉後歌。身名官業任蹉跎。不知老境何形狀。但覺新來病痛多。
五更有感

杯酒雖同興自殊。夜來不寤自啼吁。五更月落牕還暗。愁聽山禽叫勃姑。
放魚

續縵沉鈎釣水濱。衆魚撥撥錦爲鱗。卻將鮮鯉池中放。待倩傳書付遠人。

社鼓

社鼓鞞鞞南北村。老人相倚話柴門。自從嘉祐初年後。直至元豐有稻孫。

天磨石

玉京傳詔下南山。鑄鑿高崖使轉旋。大匠不知人世用。未施輪軸便升天。

金錯刀

傾囊倒篋皆珍怪。中有如刀兩大錢。不是美新能制作。爲憐今近一千年。

玉刀

鏡臺杵臼昔嘗有。何人更以玉爲刀。已覺空堂走魑魅。卻緘虹氣授兒曹。

